

# 烽火

我从事**文学史研究**  
的经过 / 方修

**从方修作品看方修** / 金睛

**从重涉文坛谈到方修编选的**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 / 杰伦

南大校友会主办第六届微型小说赛  
优胜作品选刊

第 **5** 期

2001 年 3 月出版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PP10618/12/2001

拉让江诗人、本刊顾问吴岸荣获“第六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

图为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工商总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左）于去年12月7日在颁奖典礼上颁发奖金、奖牌予吴岸（右）。



去年6月24日，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创新基金联合主办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集》首发仪式。方修（左起第三人）在会上发表《关于〈文学大系〉的编纂》全文载本刊的“方修专辑”。右下图为方修80年代的图照（秋山摄），左图为方修在新书首发仪式发言神情。董教总教育中心将于今11月间与新、马文学团体联合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详情容后公布）。



发仪式 2000年6月24日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创新基金 联合主办  
方修编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

小说一、二集首发仪式

2000年6月24日



左起：为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陈川波（长河）、谢声远、创新基金主席林祥雄。



方修

- 4 董教总教育中心今年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 甄供
- 5 从方修作品看方修 / 金晴
- 9 我从事文学史研究的经过  
——为《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征稿作 / 方修
- 14 峰——致方修先生 / 吴岸
- 15 从重涉文坛谈到方修编选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 / 杰伦
- 19 赠长谣先生 / 方修
- 20 关于《文学大系》的编纂——在《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集》发布会上讲 / 方修
- 22 夜怀方修 / 吴岸
- 23 吴老 / (新加坡) 网雷
- 26 方修著述·编纂书目

微型小说

- 28 鸦城 / 谢伟恩
- 29 两种声音 / 马进

南大校友会主办 第六届微型小说赛优胜作品选刊

- 32 介于 DINKS 与“丁”的遗憾 / 林雪白
- 35 DNA 电邮 / 杨世康
- 37 味道 / 周锦聪

散文 / 雜文 / 游記

- 39 又来美国 / 伍良之
- 42 历尽沧桑的客家土楼 / 看看
- 44 华教大军礼赞 / 余振之

诗

- 45 田舟诗二首 / 吴岸
- 46 灯笼 (外一首) / 田宁
- 47 与会馆中的遗像闲话 / (新加坡) 凌江月
- 47 不再罨粟的山村——访泰北苗寨村落 / (中国) 杜运燮
- 48 喜迎新机遇寄友 / 唐珉
- 49 情事 / 李寿章
- 49 夹着月色 / 王涛
- 50 醋溜白菜

## 评论

- 51 甄供：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高手 / (中国) 古远清  
53 莲瓣一品  
——并读同题《醋溜白菜》的两首诗作 / (中国) 罗青



55. 他们是马来西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 (中国) 王枫  
57 明月照漓江——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侧记 / 王涛  
62 诗人诗语桂花香——记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 秋山

## 小荷才露

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赛特优奖作品选刊

- 65 古老咖啡店 芙蓉振华中学 / 高启舜  
67 星星·心语·咖啡夜 芙蓉振华中学 / 简慧芯  
69 老树 芙蓉振华中学 / 萧紫云  
71 复活的玫瑰 芙蓉美华中学 / 林珍妮

## 诗语

- 73 一季可喜的收获 / 春山  
74 写作生活化 / 陈嵩杰  
75 写作与提炼 / 许世平

## 小荷才露

- 76 缺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巫晓馨  
76 没有太阳 高级中学 / 郑康云  
77 同窗情谊 坤成女子中学高二理 / 黎美雪  
78 林明山上看日出 芙蓉中华中学初二德班 / 陈绮娟  
79 我理想中的世界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 / 黄如宁

- 41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80 鸣谢  
80 编辑后记 / 编者

刊名题字：沈保耀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2/2001

◆  
社长

伍良之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  
定价

RM6.00

S\$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 董教总教育中心今年主办

# “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董教总教育中心决定今年十一月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期、地点及其他详情，容后宣布。

董教总教育中心已在去年成立以董总首席执行官莫泰熙为首的工委，积极进行筹办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有三项：

- 1、邀请国内外文学团体、文教团体参与联办；
- 2、邀请我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十多位著名作家学者撰写论文；
- 3、征求赞助。

此项研讨会的主角是方修先生。他是新马杰出的杂文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作丰富，享誉文坛，其作品是国内外华文文坛瞩目的对象。特别是他著述的《马华新学史稿》、《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以及其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册）、《马华文学六十年集》（十册）、《马华文学作品选》（八册）与近期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六册，350万字），是他耗费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以无比毅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这些著述里，我们看到了方修先生的学术胆识和气魄：从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勾勒新马华文学发展的轨迹、总结文学历史的规律、发掘和汇编作家作品……等等。他是这项宏伟艰巨的文学事业的开山祖和奠基者。正因为方修先生不懈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使我们面对马华文学时，有史迹可寻，更有文献典籍可佐证，不会留下空白。在编纂新马新文学史，评论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方修先生曾遭遇文场上形形色色的流氓痞子的袭击和围剿。攻击、造谣、诬蔑，何曾损及方修先生的一根毫毛呢？他兀立，他战斗，他前进；他以他卓越的业绩宣判苍蝇们的徒劳，捍卫了马华文学史的纯洁性。

我们认为，像方修先生这样杰出的作家、文学史家，对其作品进行研究，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点工作，因为这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以推动文学、文化发展，促进交流，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进而观照历史和现实。董教总教育中心顺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在1999年举办“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决定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

认识历史 继承传统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

小说、二卷  
首发仪式  
2000.6.24  
新加坡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中国北京创新基金  
联合主办  
2000年



# 从方修作品看方修

## (一)

杏影先生曾说：写文章并不是在拿文章给旁人看，而是在叫读者去看一个人。

我这里读的文章是收集在中国现代出版社与新加坡新天书局联合出版的《方修自选集》里。



人物形象，是文学形象的中心。这种人物形象，在《离骚》中就是屈原，在鲁迅的杂文中就是鲁迅；读方修的议论散文会使人觉得方修是一个生动的具体形象。方修通过他的议论散文向我们讲述他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坦露了他的性格情感，使我们觉得不是在听硬邦邦的说教，而像在听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的说话。方修的具体性格完全表现在他的议论散文里，他对自己肯定的人或事，会毫无吝啬的以笔墨给予颂赞、褒扬，对那些阻碍时代进步的人或事，还有人格卑贱、贪赃舞弊之辈，他敢于大胆地讽刺、鄙视，甚至责骂。在1955年6月20日写的《爱因斯坦小故事》，方修肯定爱因斯坦的为人和他的生活。他生活朴素，起居饮食求其简单便捷，以便节省时间，从事研究的工作；他集中精神，一心一意地在学问上做功夫；他关心时势，关心人类的命运，有强烈的是非观。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他的性格，就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方修对爱因斯坦所作的议论，其实

也是他本人所服膺的，这可从方修的为人、生活，以及他从事文学工作加以证实。对周作人、林语堂这两个名人，方修对他们的丑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议论散文不同于小说，可以利用许多情节，人物的活动等等来塑造形象，方修的议论散文是通过

叙述与议论的交替，活灵活现塑造了人物形象。方修写周作人：“大凡当汉奸的人，总是有些‘理由’可以用来自我辩护的。其中最常见的是所谓个人环境问题。好像造化特别亏待了他，别人的环境没有一个不是比他好的。这真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的无可救药的悲哀。

“不管他在抗战时期留在北平，是以‘系累太多’，还是以奉蒋梦麟的命令‘照顾学校’为借口，这些都不能拿来作为他的参加伪组织的汉奸行径的辩词。

“……偶然在旧报章上发见了一九四〇年初许广平写给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她当时在上海没法接济鲁迅在北平家属生活的情形，正好揭穿了周作人所谓‘系累太多’之类的鬼话。

“从《知堂晚年手札一百封》中，不但可以见出作者晚年的活动情况，而且可以见出此老性格的一斑，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下列



两点：

- 一、工于心计。他向香港人‘乞赐’的物品，常常是借用别人的名字，蒙混过关……
- 二、多疑善忌。凡物品稍慢收到，辄狐疑满腹，断定是被没收；但过了两天，邮包却又安然到手；于是又连忙写信向寄件人解释……

“……周家迁居北京八道湾，由作人老婆当家。此妇人好吃懒做，生活讲排场，有多少用多少，毫不节约。除了增雇佣人之外，做饭做菜还专请饭店里的厨师来料理。

“……难怪到了晚年，尽管一般人都在过着清苦简朴的生活，他还念念不忘各种山珍海味，下酒妙品，非要劳师动众到香港东京各地去广泛搜罗，而且千方百计设法蒙混过关不可。”

方修写林语堂：“（鲁迅）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就看出了林语堂的糊涂和浅薄；看出他决不会比较翻译几本英国名著更加进步，更于中国有益；为了希望他能在中国存留，所以劝他选择这件工作。林语堂有了这么一位益友，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他本来应该接受忠告，好好做人才对；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到了后来，不但还抱住‘幽默’、‘闲适’等招牌，死不放手，而且虚构例子，讨伐白话文，反对新语法；甚至攻击翻译界，露出一派‘拜金崽子’的形相来。可见林语堂最近的破坏华教，出卖华人，造谣生事，甘为民族罪人，乃是其来有自，并非偶然的。……

“我以为，林语堂的作品，最成问题的，倒还不是在于通不通，或文字根底好不好，而是在于文格不高，始终无法建立起稍为特出的风格来。如果说，鲁迅的风格是沉雄隽

利，郭沫若是汪洋恣肆，郁达夫是清新飘逸，各有各的引人入胜的特色，那么，林语堂就只能得到‘平庸卑俗’四个字，完全缺乏成为一个重要作家的条件。”

方修一方面把一个汉奸一个小丑活生生勾勒了下来，一方面凭着这些夹叙夹议的语言也塑造了一位疾恶如仇、是非分明的主人公形象，这是方修议论散文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

## （二）

方修对鲁迅先生评述人物，特别取其一段一节，加以褒扬，以利于为社会的战斗的知人论世独特方法，是令人衷心信服的。所以他说：“三代以下无完人，这话虽然未必绝对真实，但也可见人类绝大多数的不能尽善尽美，毫无缺点。所谓名人，自然也难例外，祇不过在程度上有点差异吧了。……有些人知人论世，总是求全责备，失之过苛。例如对于倾向进步的人，疑为投机；对于认真做事的人，讥其浅薄；……这种忽略人家众多优点，祇能看出人家些微缺点的评语，不但难以公允正确，也大大失去了为社会战斗的积极意义。”

“中国人不读严分宜、阮大铖等人的作品，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仅仅卑污到不能构成悲壮美的情景，而是因他们是政治垃圾，招权纳贿，诬陷构杀，大德方面，堕落到危害国家民族，人民大众利益的程度。……”

方修先生知人论世的见解，是从鲁迅先生“特别取其一段一节，加以褒扬”引申而来，却不是生吞活剥式，是有他自己的生活，为人处世作基础的，方修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人事，然后以议论散文来体现认



识生活的结果，昭示予读者，而且身体力行，在他撰写马华文学史稿，纂辑文集文选，将他知人论世的见解贯彻始终，所以对那些他不肯定的人物，他依然给他们写上一笔，好像他写苗秀是这样说：作者比较长于描写扒手、私会党、妓女、咖啡女等人物的生活。写姚紫：向色情生活方面找题材的作者，最成功的一个是姚紫。马华文学评论家忠扬先生对方修说的话，便这样写道：撷取什么样的题材，并不等于写出了成功的作品，也并不等于写出了深刻反映社会和时代面貌的巨著。方修的话，按我的理解，只是实事求是地概括苗秀选取题材的方向，丝毫没有肯定或否定其贡献的含义。

从方修撰写马华文学史、纂辑文集文选，他是贯彻了他的知人论世观点，同时也可看出方修做学问，为人处世是兼容并蓄，绝不偏激，也不会有所偏差。方修的议论散文，其实就是他自己思想感情的直接剖解，方修在他的议论散文中是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

### （三）

“夏丏尊先生毕生尽瘁教育，奖掖青年，真是教育工作者的楷模”，方修更“敬仰夏丏尊那种追求真理，明辨是非，不怕开罪名流学者的勇敢精神。”其实这也是方修的性格，在《关于印第安人》里，方修歌颂印第安人争取自由不畏强暴不怕死亡，坚韧卓绝的毅力与恒心终于达成所愿，他肯定人类热爱自由，争取自由的权利，怒斥美国白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的野蛮、不人道的行为。在《史学家的新玩艺》里，他直指那什么历史学家将日寇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说成是文化运动不过是文过饰非，“这种宣传的必然失败早在意料之中，因为法西

斯主义的本质规定了它的终局命运。”对那些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方修直言不讳地说：“很多聪明而富有研究精神的学术工作者，由于他们所走的方向不健康，不正派，到头来终于受了时间的淘汰，而归于没无闻。这里所指的不健康，不正派的方向，细碎烦琐的考证式的研究是一种，侧重所谓社会黑幕的低级趣味或黄色事物的调查报告也是一种。然而无论是那一种，基本上却是相同的货色，就是我们所说的，尽量避开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变成了可有可无，对于读者的真正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全无帮助。”对所谓“美国领导”，方修一针见血的指出：“若就平日耳闻目睹的印象来说，则所谓美国的领导，却似乎不是什么祥瑞的事。大抵凡是美国人足迹所至，总免不了带来一些祸患与灾害。大则战争，轰炸，人民的死亡枕藉，文物的摧毁破坏；小则示威游行，流血冲突，或者梅毒的蔓延，私生子的激增等等。”郁达夫遇害事件，方修用了不少笔墨说明日本官方杀害郁达夫是害怕在法庭审讯战犯时，郁达夫会出庭作证；而一些日本人和洋学者参与翻案，无非是要为日本官方开脱罪行，这些人在不能得逞时，又别出心裁指责写文章揭发战犯的罪恶所用的词语充满着日寇、法西斯军阀等反日句子，所作指责令人难以相信云云。方修以幽默的口气说：“过去有人指出了创作界有一种‘以己之短，轻人之长’的现象。现在看来，搞考证工作的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形，而且更加严重——走路的人‘轻’开路的人，乘凉的人‘轻’种树的人，受人酒肉，替人消灾的人‘轻’正气磅礴、义正辞严地指控法西斯主义者的人。这算是一个不小的新发现！”

作家要有才有学识，他的识见就是思想的独创性。方修议论散文潇洒、飘逸、玲



珑、明朗的风格，开辟通往生活本质的路，帮助读者认识生活，理解他们未曾理解的意义，从而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

#### (四)

读“《血颂》编写散记”，我们看到方修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他为李蕴朗“辑录遗文，出版遗著”，“严格说来，李先生和我的关系是介于师友之间”，“尽管它们（指《血颂》里的文章）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然而却是一贯地体现着马华新文学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洋溢着作者的年轻的战斗的热情。作者后期虽然转换了活动岗位，但毕竟是在文艺的前线上战斗过来的，为了抗敌卫马，也为了社会改革。”方修是个重情义的人，但他不是朋友主义，他为亡友搜集遗文遗稿，还是维持他的人生原则，“在人生的岗位上，他没有留下什么丰功，却也未曾有过什么大错，因而前期的一段文艺岗位上战斗的劳绩，还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方修非常敬重鲁迅，除了标明鲁迅题目的文章，有许多与鲁迅有关的人事，方修都讲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他研究鲁迅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穷年累月的收获。方修对与鲁迅有关的人，不管是友是敌。他对他们也是事事注意，一丝一毫都逃不过他的金睛火眼。有人污蔑鲁迅，借以打击鲁迅，方修是以就事论事，拿出事实，说出道理，不但把这些人污蔑鲁迅打击鲁迅的目的揭穿，同时也把这些人的可卑的嘴脸公诸于世。是鲁迅朋友的人，也有人要加以毁谤中伤，方修便从他手头的丰富资料，以及他广泛涉猎的书本杂志中，用文章将那造谣中伤者捏造谎言的背景揭示，让世人让读者看个清楚。

张资平造谣中伤黎烈文，起因是黎烈文中止张资平的鸳鸯蝴蝶小说的刊登，便是一个例子。

在我粗浅的涉猎，方修的议论散文把握了事物最本质、最动人的特征，这是因为他有入木三分的眼力；掌握了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关系及其焦点所在，这是因为他对生活有深入的体会，加上方修又能用“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

方修是一位有经验的作家，他运用议论散文，“它主要不是用于理性概念的表达，而是用于形象的刻画”，将最能够表现他意图的人或事，加以强调、渲染，使它们形成一个强烈的刺激点，在启发读者，正确地引导读者，取得良好的效果。方修所歌颂的正面的人与事，使读者生发了敬与爱和教育作用，而方修所鞭挞的坏人坏事，也使读者深恶痛绝。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方修的议论散文里方修本人生动的具体形象。

(2000年10月)

#### 本文书目资料：

- 杏影：《书与人》
- 方修：《方修自选集》
- 钱钟书等编译：《论形象思维》
- 李联明：《文学概论》
- 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
- 丁易：《丁易杂文》
- 忠扬：《新马文学论评》



## 我从事文学史研究的经过

### ——为《世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探视》征稿作

方修

#### (一)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付印在即，主编庄钟庆教授来信嘱我写一篇“关于从事新马文学史研究的自述文章”，作为文集的附录材料。

这类自述文字，记得已写过多次，散见于我的回忆录、史著、文集的前言后记，以及一些访谈录中，其中有些谈得十分粗略，有些则讲得稍为细些。有关话题终于也扯得七七八八，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了。要是现在再来复述一遍，那就非炒冷饭不可，没有多大意思了。而且，人到暮年，记忆力衰退了，感情也差不多枯竭了，即使再来复述一遍，也难免诸多遗漏，不够完整；或者内容更加平淡，可读性差；不及较早期的作品交代得比较清楚，文字方面也因还带着点中年人的感情而不致太过枯燥。我看，目前是一动不如一静，与其炒冷饭，不如录旧作。

因此，这篇自述文章，我想分为两个部分来写。第一部分是摘抄一段早年出版的回忆录，简括地、但比较全面地叙述我编写新马文学史的经过。第二部分则选取其中一两件事作些补充说明。也即是说，第一部分是老老实实的抄书，搬字过纸；第二部分是写一点新的东西，避免与前此的同类文字内容



重复。这样，就都不是冷饭的翻炒了。

下录是拙著《文学、报刊、生活》中的一个小节，简介我从事文学史工作的始末。这一部分相信会比我今天勉强动笔来旧事重提更加适用的——

张清广是战前以至战后初期活跃的马华散文作者，笔名漂青，一向住在新山。50年代后期任宽柔小学校长，同时兼任《星洲日报》驻新山记者。新山和新加坡仅一衣带水之隔，所以我们经常有来往。1957年《星洲周刊》停刊后，有一天，艺术剧场的成员陈有操驾汽车载刘天凤和我到新山游玩，张清广就找出他所珍藏的一份战前的《南洋周刊》合订本让我带回新加坡，说是看看有什么可以整理的，并且声明这份合订本不十分完整，从旧书摊买来时便是这个样子。我说：不要紧，只要不再有什么损坏就好。于是得暇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翻翻抄抄，写些史料性的文字在《星云》等副刊发表——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马华文坛往事》和《马华文艺史料》两本小书的由来。不料后来因为太相信人，让那份合订本借出了一回，结果被撕去了百几十页。我深深觉得对不起张清广，也对不起这一份已经成为世间孤本的旧报刊。从此决定不管什么人都一律不借，如果谁有需要，尽可到我这里来看、来抄、来摄影。



谈起张清广，话题来到文学史料的整理方面。张清广所保存的那一份战前的出版物，第一次把我引进旧纸堆里去消磨时间，也引起我钻旧纸堆的兴趣。我对马华文学史料的研读也就由此开始。后来叶冠复送给我一批王君实的书信，黄科梅送给我几张《冯蕉衣逝世纪念特辑》，我都利用来撰写一点史料性短文。接着，听说新大中文图书馆存有大批由莱佛士博物馆转移过来的战前出版的本地报章，我就和林徐典商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借抄其中的文艺作品。林徐典安排了1960年的新大年假，即由2月放假到7月开学以前，以他的名义向中文图书馆借阅这些报章，我则多找几个人去抄录，无论如何必须在新学年开始、中文系主任贺光中度假归来以前结束。（贺光中为人孤僻，不喜欢太多人去搔扰图书馆。）于是，我找了宋雅和另外一两个人帮忙，匆匆忙忙把最需要的东西先抄出来，这就成了我后来写《马华新文学史稿》的基本材料。这一段相当费力、大量发掘战前马华文学史料的经过，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曾提起一些，但却很简略。我以为将来有的是时间，可以谈得详细一点；譬如1960年4月写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绪言》一文里，我就这样说过：

“我们的这一番探索，是一段十分曲折的过程，并且是在充满着焦急、犹疑、惊异和兴奋的情绪中渡过时，将来有暇，再写一篇文章来叙述吧。”殊不知时过境迁，印象冲淡，一些细节已经记不起，写不出。而且兴趣不同了，追述起来索然无味。所以愈到后期，写出来的也愈简略。这里试引一段以供参考——那是几个月前，马来西亚华校董总出版小组准备重印《马华新文学简史》，我写的一篇新版序文中的话。序文提到我最初在新大图书馆抄录资料，准备编写《马华新文学史稿》的情形；我说：

“新大图书馆的一间小房子里，堵塞着

一叠叠松散凌乱的旧报章合订本，尚未拍摄成显微胶片，我必须一册一册搬到图书阅览室来翻读、抄写、或者把所需的各版文字，在版面上做了个记号，夹上纸片，再加上一份总表，列明各版的刊名、日期、页码等，请求图书馆的技术人员拨冗帮忙，把它们一版一版找了出来，拍成照片。在这样麻烦的情形之下，我的工作进度，自然十分缓慢，所得也很有限。结果，费时好几个月，合了数人之力，总算是用了两百页的单线练习簿，抄了百几十册资料，包括各个副刊的篇目、发刊词、编后话、每年文艺活动的总结性报导、若干重要的评论、散文、短诗、以及少数小说戏剧创作的片断文字。……同时，又得到图书馆当局的热心支持，先后拍摄了一千多张全版的报刊像片。上述的三卷本《马华新文学史稿》，就是由这些东西拼拼凑凑，敷衍成书的。由于先天不足，内容的草率粗疏，自是必然的事。

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距离我们在新大图书馆紧张工作的时日已有20多年，我只能剩下这么一点零星的记忆了。

《马华新文学史稿》写成之后，大约在1965年年中，我自己买了一架特别用来拍摄文件的相机，到工商学校拍摄了许多早期的《新国民日报》副刊的稿照，准备用来写《马华新文学史补》。接着又听说新大图书馆收藏的许多新马旧报章，有一大批拍过了显微胶片的，已经搬到国家图书馆去，我当即去看了一回目录，发现有不少是我在60年代初期未曾见到的。因此，在国家图书馆管理员曾国辽的特别安排下，我又在该馆东南亚室工作了好几个月，拍摄了无数的稿照——这回是准备改写《马华新文学史稿》，或是另写一册《马华文学史新编》。没想到1966年中，林徐典当了新大中文系主任，开了一门“马华新文学”的课程，要我去兼



课，如此一来，我的计划又改变了。

我一面教书，一面把新大图书馆拍好的旧报章显微胶片都看了一两遍，并且利用该馆刚刚购置的自动冲洗影印机，印出了几乎数以万计的相片。我把后期搜集到的这两三批丰富的资料全部用来编写教课讲义，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马华新文学简史》。差不多同时，为了学生需要一些原始作品当课外读物和写作毕业论文，我又编了一些选本如《马华新文学选集》（四册）、《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册）等。接下来，刘天凤和佐丁又各送给我若干战后初期的旧报刊，我又开始整理战后的史料，写了《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也开始进行编纂《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截至我退休为止，《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一共编了七册，但是后来只陆续出版了四册，出版社没有再来和我接触，编纂工作中止了。……

《文学·报刊·生活》方修口述，林臻笔录

这一小节回忆，对于我怎样开始从事文学史工作，经过情形如何，《马华新文学史稿》、《马华新文学简史》、《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各种编著如何产生等等，都约略有了个交代。如果延至今天才来作这一番追忆，恐怕全部细节都淡忘了。

但对于若干个个别事项，我的记忆却还相当清晰，可以在此作些补充说明。现在略述有关《南洋周刊》二三事，作为这篇自述文章的第二部分。

## （二）

最早吸引我进入文学史工作领域的一批旧杂志——《南洋周刊》，那是战前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的一个大型综合性刊物，马康人

主编，每期八开版 24 页左右，文艺部分占有相当篇幅。1938 年中创刊，1939 年秋停办，约出 60 余期。当时本地的知名作家，大都曾为该刊撰稿，所以又是一份很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张清广保存的是该刊的合订本，沉甸甸的一大册，由于国内外的图书馆都不曾收藏，所以迄今几已成为世间孤本。

接受了这一册合订本之后，我在编写史著、编纂《大系》时都采用了它好些内容。近年来我因转向本地战后文学史的研究，较少用到战前的报刊，便把它送给一位颇有志于史料学的旧同事 K 君。但各方面对于这批旧刊物似乎还有相当需求，北京、厦门、广州，不少归侨作家的子女，都先后前来要求代查该刊所载的他们先辈的作品，以致刚刚收存了这些报刊的 K 君，未见其利，先添麻烦，常常要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来来做点“福利”工作——泡旧纸堆，翻寻文献，安排影印、递寄等等。这倒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

至于上引回忆录谈到该批旧杂志合订本一度由我借出，被人撕去了百数十页文字的事，那是“撕割党”的副座所干的“杰作”。

这事可就有点说来话长了。

“撕割党”是本地“撕割艺术家”的组织。该党既有“副座”，自然更有“首脑”，也先后招揽了三五个高级喽罗，构成了一股恶势力。

撕割艺术家们是当时文艺界的特殊产物，是我搞文学史工作之后才浮上来的。这些人平日互相标榜，我封你为什么“马华大作家”，你封我为什么“国际级文豪”。他们原本是写小说、写散文或杂文的，并不想写文学史。原因据说是他们除了自我吹捧之外，只要别人来捧，不要捧别人。别人水平差，也不配他们捧，而写文学史却是非捧别



人不可，他们决不干这种傻事。虽然偶尔也写一两篇掌故什么的，却只限于他们的恩师或朋友的“逸事”或他们自己曾经参加的什么活动，同时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暗示自己是某一文学“运动”的“主将”或“元帅”之类。要是需要花点气力，认真地来编写一点史实的话，他们可是毫无兴趣的。

但说也奇怪，一见到我搞文学史搞出了一点眉目，他们却又紧张兮兮起来，决心在这方面插上一脚，大概也要在这个新的领域过过“主将瘾”和“元帅瘾”吧。于是想方设法，也来搜集史料了。然而这些“主将”“元帅”之流，个性鄙吝，喜逸恶劳，没有一个愿意花点小钱或时间，按照正规程序、光明正大地来进行搜集工作，譬如自己到图书馆去抄写旧报刊、拍摄稿照，或者付点代价请一两个人来帮忙，却偏偏选择了一条黑路、歪路、邪路——做文贼。每天一早，就身藏一片刀片，手提一个公事包，潜入新加坡大学中文图书馆的储藏室去盗窃公物。本领最高强的自然是撕割党的首脑，一进入储藏室就把房门关上，来一阵狂风扫落叶，把一册册旧报章合订本翻开来，痛下毒手：看到长文章就将整页文艺副刊撕了下来，作品短的则用刀片一一挖割出来。手撕刀割，双管齐下，所有的旧报章合订本，都给蹂躏殆尽；这一册撕去三几十版，那一册挖了无数小洞。如此“努力不懈”，收获当然十分丰硕。每天傍晚，都“光荣地”、“胜利”地收工，将大件小件的“战利品”，塞进公事包，满载而归。这样，经过好几个月的洗劫掠夺，可怜好好的一室珍藏，百年史料，顿成满目疮痍，令人不忍卒睹，单说新加坡五大报出版的文艺副刊，每月合共百余版；每年不下一千页，就已没有一页是完整的。

然而，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天，“撕割党”的“首脑”在新大图书馆的储藏室干

案，正进入紧张阶段，恰好给该馆摄影部主任张耀兴撞个正着，立刻下了逐客令，把文贼赶了出来。但首脑毕竟是首脑，真个不简单，他让人家当众捉贼捉赃，临危“大乱”，却还能够想出几句贼道理来缓和局面——文贼一方面脸红耳赤，垂头丧气地溜出图书馆，一方面还转过头来给张耀兴一招“回马枪”：“你们已经拍过了菲林，这堆废纸不是要丢弃了吗？”张耀兴说，这小贼的脸皮实在奇厚无比，叫人佩服。

从此“撕割艺术家”的大名，就渐渐不胫而走。

可惜张耀兴的捉贼捉赃之举，时间上略嫌迟了一些，虽然因此制止了撕割行动的持续，但对于新大图书馆储存的百年史料的保全，却只有小补而已。那大量被破坏被劫走的精粹部分，就都“回天乏术”了。

原来，经过了几个月的蹂躏洗掠，贼党的撕割功业，已经“战果赫赫”，早就准备饱食远扬，其余的残羹冷炙，可有可无，弃之也不足惜。既然贼踪曝光，像狗一样被赶了出来，贼人也就乐得提早“荣休”，坐拥赃物，说反凉话：“你们怎样证明这些赃物是你们的？你们叫得它应么？”

其实，不仅新大图书馆经历了这种劫数，举凡贼党有孔可入的所在，包括公众图书馆，私人藏书家等等，所有珍藏无不遭遇同样的命运。

譬如，新加坡工商学校，长期以来收存了一份《新国民日报》，贼党“首脑”不知从哪里听到一点消息，盗心顿起。就在潜入新大图书馆干案之前，先来一个“热身运动”，闯入工商图书室去展了一回拳脚。同样是“借看报纸的名义”，同样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手撕刀割，斩获无数。第一轮“战斗”结束，点算成绩，竟然比预期的还得好得



多。于是大庆丰收，心安理得地转移阵地到新大图书馆去发展，到了在新大不幸失手被逐，成了丧家之犬以后，又倒回工商学校来做前度刘郎，进行第二轮的彻底的大扫荡。虽然不久后新大图书馆捉贼赶狗的故事传开了，引起工商校长余松年的警惕，慌忙高挂免战牌，杜门谢客，严防扒手，然而大势已去，贼人的撕割工程几已全部完成。也乐得就此收山，班师回朝，现在，赃物丰足，唯我独享，你们又待怎样？

与工商学校那一份《新国民日报》的命运相同，我的一大套《南洋周刊》的合订本，也一样遭到贼党的暗算。这一次是由该党的“副座”出马，以“借抄资料”的名义下手的。当时，他们的“首脑”在新大图书馆行迹败露，大出贼相的丑事尚未发生，我根本不知道有所谓“撕割艺术”这门特技，所以不虞有他，好心地把刊物借出了，还希望它对“借抄”者大有用处。直到贼党“首脑”真人露相，“副座”将刊物送了回来，我看到一厚册合订本，被撕割得七零八落，断线碎纸满天飞。这才晓得它也和北大、工商图书馆的珍藏同样遭了殃，一切都无从补救了。

如果张耀兴能够稍早一些时候把文贼揪出来示众，则整个局面就会不同，各方面的损失都得以避免了。这一点，我们只好承认鼠辈的贼星旺、运气好，本地史学界注定有此厄运，在劫难逃。

张耀兴曾说，撕割党的“首脑”的脸皮奇厚无比，令他佩服。其实那位“副座”的不知羞耻为何物，也并不逊于任何人。你看，“首脑”扒窃黄宫、事机败露之际；还得勉强挤出几句贼道理来掩饰窘态，说什么“这些废纸你们不是要丢弃的吗？”可他的“副座”却直接把欺骗与打抢当作一件艺术杰作来夸耀，得意洋洋地向中正中学的学生

宣布：“最近我弄到一批旧杂志，见到我喜欢的文章，就老实不客气地一页一页撕下来。”

但鼠窃毕竟是鼠窃，贼赃终归是贼赃，都是见不得光的东西。不管是“首脑”还是“副座”，当他们使用这些贼赃来“著书立说”的时候，总不免观前顾后，慎防读者看出其底细，这就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成绩了。据我所知，新大图书馆的“赶狗案”发生后一两年，市面上确有一册来历不明的出版物在卖，叫做什么“马华文艺史话”之类，却也终于无以为继，不见有第二册第三册“史话”上市。显然，这是心里有鬼，“小生怕怕”，搞不下去了。

“史话”搞不下去，撕割党可也不甘就此罢手，他们另出新招，不再使用刀片和黑手而改用“老举嘴”为利器——组织了十张八张“老举嘴”，发动谣言攻势，宣称方修写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和同事的文学史，不是真正的马华文学史；是古代的死人的文学史，不是现在的活着的作家的文学史……

这心态十分明显，就是：“俺撕割党固然出不成第二册‘史话’，却也不使别人写文学史写得太顺利。”

不久，他们发现到这谣言攻势似乎不大管用，乃变本加厉，进一步成立讨伐军团，实行围剿。特别是利用一两家小报来发表诽谤文章，指某某人写了“秽史”与“淫书”、“在法庭上留下犯罪纪录”云云，加上众喽罗摇旗呐喊，鼓掌助威，这一来确也得意了一阵子。

但这些人并没有威风多久，尤其是那两位“首脑”与“副座”也者，据说得了绝症，终于相继归西。“撕割党”及其特种组织讨伐军团，从此群龙无首。虽然众喽罗中人才济济，但都是些有头有脸而又绝顶聪明的人物，他们始终选择担当“第二线”的角



色。譬如躲在幕后，协助捣鬼，或者做个吹打手击鼓助阵；可没有一个愿意曝光，出来领导这个见不得光的党团。因此，除了继续搞些小动作之外，大体上是按兵不动，沉静了一个时期。直到他们从党外拉到一个小文痞来结盟，担当“主将”之职，场面才渐渐热闹起来。于是，出现了新的讨伐军团；出现了新的围剿行动，出现了新的诽谤文章，谎称“方修先生”与几十、几百个政治犯暗通关节，涉嫌暗通卖国云云。

但这一段故事太新了，许多人都知之甚详，这里不多赘了。

然而，不管是新故事，老故事；也不管是小文痞，大文痞，事情纵使千变万化，结果也逃不脱这么一个规律——当诽谤者被请到法庭上去供证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支支吾吾，所答非所问，“痞”态百出。

这是我从事新马文学史研究的另一部分经过——在形形色式，无休无止的干扰与打击中坚持工作，在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中不断突围、硬闯过来的另类经过。这一部分和本文前半篇所述的第一部份合起来才是我从事新马文学史研究的整个经过。读者，访谈者，学术工作者，如果只是注目第一部分而漠视第二部分，或者只要第一部分而舍弃第二部分，那他们就不会知道我的文学史工作的真正经过；不会知道我的三几种史著及相关的文学选本是怎样在多灾多难中诞生以及何以生得那么难看。同样，也不会知道岛国文学有何特性？岛国作家如何与众不同？岛民心态如何畸形膨胀？至于自己写不成文学史，却仇视别人编写文学史，务求去之而后快，那不过是此中的一项怪现象而已。

不知道这些怪现象，有不少研究工作，做起来就难免显得表面化、简单化，有点像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稿)



## ——致方修先生 / 吴岸

风雪不容你做岸的额  
鞭笞之以严寒  
却叫冰霜  
为你  
铸造  
银色的冠冕

(一九九四年八月)





/ 杰伦

# 从重涉文坛谈到方修编选的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

## （一）重涉文坛的感慨 ， 迷惑与彷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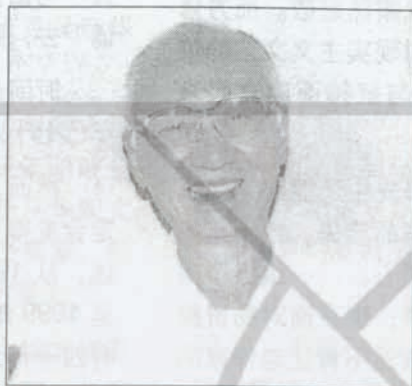
多年以来，我曾不祇一次在一些文友鼓励下表示感激，也表示考虑再涉足文坛。毕竟是感到倦了，为民主政治的理想把一生最宝贵的时间抛了出去，卅年后检视过去的一切，虽没后悔，但也没有甚么引以为荣，值得骄傲的记录。

在大马的政海里浮沉了数十年，政治的理想与现实仍然存着极大的距离，就算再来最后的冲刺，把残余的岁月与生命都放在“争取”的计划里，恐怕也还是徒然，何况人类的自私心已愈来愈重，早已超过集团或组织的理想与目标，多一刻的继续和坚持，等于多一些无谓的纠缠与伤痛。

我在写给《燭火》第四期的一则生活杂感《近况小记》里便提到：“如果说我对文事又萌发了一点儿信心，那是《燭火》的功德。”

其实朋友的鼓励与扶掖是重要的。我必须承认，若是没有伍良之与甄供两位朋友的勉励，更正确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也不可能《燭火》的出版，要是没有《燭火》，就算我有心要管“文坛的闲事”，也恐怕有心无力了。

老实说，阔别文坛多年，一切都显得陌



生，若以现在的文艺环境和自己在 60—70 年代中学习写作的环境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因此重涉文坛便有很大的感慨。新加坡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而在大马目前的情况却令人心寒。我开始认真注意本地的华文报章，虽然有的也开辟了文艺园地，但却完全不见或

鲜少看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刊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世界变了样抑或大马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没有了读者？

重涉文坛的开始就有了这样的迷惑与彷徨。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管政坛或文坛，在目前的社会里，都恐怕没有很大的区别。

在迷惑与彷徨的时刻，甄供、伍良之和《燭火》却是我信心的支柱。他们说：且别管它什么环境，主要的是要努力的写，把东西写出来，让《燭火》能够出版下去。他们是大马文坛健将，也是《燭火》的主脑人物，他们对我说这样的话，自然有着一定的道理，虽然话中也含有几许的无奈。

我必须承认，除了《燭火》还有其他的书刊让我信心大振的。那是甄供由新加坡带回来的两种书刊。其一是《热带学报》第二期，其二是方修编选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

读了《热带学报》所刊登的一些关于文



学研究、文艺理论及书评，真像是“如鱼得水”，那种喜悦的感觉，诚非笔墨可以形容。

而待我看了《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之后，我深觉自己对现时文坛的感慨，进而生发迷惑与彷徨，实属多余的顾虑。

我对方修的高大形象肃然起敬。而方修的形象是由他数十年来对现实主义文艺的信念，写作，研究，推动与坚持而建立起来的。

倘若年事已高的方修先生还能够“为了不让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流失，数十年如一日，依靠个人毅力和恒心，……编出了南洋地区的首部新文学大系；现在面对物资膨胀，时代节奏加速，他依然不肯让老作家的作品湮没，独自坚持已开头的工作”（《亚洲周刊》驻新加坡特派员吴彦华访谈），身为后辈的我们，又怎能对看来已走下坡的现实主义文艺，一味哀叹，而不思振作？

## （二）坚持就是最大的震撼

六十年代初，当我负笈新加坡南大的时期，诗人锺祺有意介绍方修先生给我认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却一直没有机会和方修先生见面。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马来西亚的一些文艺写作者刻意筹组和成立了一个写作者协会。大概在八〇年间，伍良之和我代表写作者协会将一笔筹得的款项亲自交到那时患病在身的新加坡小说家苗秀先生手里。在返隆的路上，经过武吉知马，伍良之建议拜访方修先生，差不多经过廿年的时间才见到这位新马文学史家。

那时的方修还不到六十岁，我们在他家里聊了相当久才离开。他慈祥而又健谈，谈

的都是和文艺写作及文学史整理有关的问题。

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他在谈话间还提起我于六十年代初所写的短篇小说习作。我依然记得方修先生提到写诗，提到诗人吴岸对于写诗的执着，伍良之与我均记得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呵！诗人，只要有一首诗让人传诵下去，那你就是诗人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廿年了。方修今年已七十八岁，而我也进入花甲之年。

然而，如果我现在有机会见到他，我肯定会变得更矮小。根据数据指出，方修的著述，从1957年出版的《谈小品散文》开始至1999年出版的《新马文学史丛谈》，一共有四十种之多，而他由1962年开始至2000年止所编纂的书目已超过50种。以他的著述和编纂书目来计算，方修先生在卅五岁（他生于1922年）时出版第一部书，在过去的四十三年里，平均每年出版的著述与编纂书目便超过两本。

因此我们以著作等身来形容方修先生也是最恰当不过的。

然而，方修的伟大并不是他在有生之年的著述及编书的丰多，而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文艺赋有历史及时代意义的认识，进而形成了他的信念，他毅然负起此种神圣的责任，穷个人的力量，去研究，去写作、去编纂，可以说五十年如一日的不断坚持——对现实主义文艺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从不落人之后。

其实坚持就是最大的震撼。方修以下的经历与对文学史整理的坚持与表现，就是最感人的情节，最动人的诗篇：

1. “方修于1922年诞生，是五四运动展开的年代，1938年，他从中国潮安县南



来，蛰居吉隆坡。3年后，日本侵略新马，后来又亲眼看到马来亚独立，新加坡自治，新加坡和大马合并及新加坡被逼退出大马……大时代塑造了方修的文艺创作观和不易妥协的性格，文学大系无疑仍依循其文艺思想而编纂，他说：“马华文学史是反殖民、反战争的历史，如果反殖民和抗战是左翼的话，那可说把左翼也写进去。”（见吴彦华访谈）

2. “《马华新文学大系》1957年着手编选，完成于1976年……耗去19年印成全套10册，方修又着手编纂《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方修辗转联络了六个商家，经23年竟毫无进展。”（见吴彦华访谈）

3. “林祥雄说：‘我和大系主编方修有30年的交情，早在1976年，我们就一起创办群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过《乡土》、《知识天地》杂志，我很尊重方修的为人，很感念他对年轻作者的关怀和鼓励，以及他多年来始终不变的道德文章，决定出版大系的另一个原因，也因为不想方修因出版无门而失望。同时，出版这套大系也是对过去默默耕耘的作家表示敬意’”。（见张曦娜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4. “方修说：‘这些年来，整理文学史料对我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其一是纪念写作的朋友们，其二则是给予一些曾经在文学上努力过，作出贡献的作者们一个肯定和交代。……我认识了不少战前及战后初期的作者们，我和这群作者有很深的感情，他们的作品反对不义战争，反对殖民统治，为时代留下证言。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个人际遇很不幸，有些则被英政府驱逐出境，编纂这两套大系，对我来说，也有着怀旧与纪念上的意义。’”（张曦娜访谈）

方修先生经过23年的期待与坚持，终

于获得与方修在历史与文学观点相同的创新基金主席林祥雄的支持与合作，《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已面世了，首发仪式于2000年6月24日在新加坡由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及中国北京创新基金联合主办。预料2002年出齐其他4册，即散文、诗歌、戏剧及理论各一册。

### （三）认识历史，继承传统

我用了两星期的时间，把《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看完一遍，其中有的小说却重复的欣赏了好几回。

《小说一集》编选了34位作者的作品共48篇，书前刊有编者的导言，厚达571页。编者将这一集的作品归纳为三个文学历史时期的创作，即战后初期（1945—1948），紧急状态初期（1948—1953）与反黄运动时期（1953—1956）。

《小说二集》编选共收录了55位作者的58篇小说创作，书前刊有编者的导言，厚达705页。编者把这一集的作品归纳为60年代文学历史时期及七〇年代文学历史时期的创作。60年代由1957至1966，而70年代由1967至1976，历时20年。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则《小说一集》及《小说二集》的108篇作品均反映了横跨31年的，包括新马抗日、反殖、争取国家独立的史实及刻划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这些反映时代及社会现实的作品，除了揭露黑暗及指示光明，给后代有所借镜之外，也丰富了文学的宝库。

作为艺术一环的文学，这些反映现实的小说作品，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这里例举一篇殷枝阳写的《牺牲



者的治疗》，是属于战后初期的小说创作。方修先生导言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介绍了这个短篇的成功之处。他在末了说：作者在短短的三几千字的篇幅之内，深刻地揭示出日治时期一般抗日志士的艰苦战斗以及勇于牺牲的精神（这篇作品刻划了抗日志士勇于牺牲的精神在于：这盒好药膏就是行刑前对于犯人的一种宗教上的玩意儿。林医生心头酸楚，正待好好地替死囚敷药，不料那垂死的青年却像一个强健的人，倏地跳起身来，阻止林医生敷药，请医生留下这点药膏治疗其他的犯人。他说，鬼子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其他难友还有活着出狱的机会，而现在的药物是这么缺乏，不必为他这个只剩一夜生命的人操心，浪费。）

读了殷枝阳这个短篇，不禁想起深刻动人的马尔兹的《七个铜板》、契可夫的《赌徒》以及莫泊桑的《项链》，因此把它放在世界短篇小说里，也是不会逊色的。谁说新马华文文学没有经典之作？

方修先生在导言里也特别提到前辈作家刘冷和夏霖的作品，刘冷的《贼》和夏霖的《冲》都是战后初期的佳作。

属于紧急状态初期的小说，方修点出韩萌的《七洲洋上》，他说：这个中篇的内容对于三十至四十年代华南地方官僚地主的互相勾结，为非作歹，作了颇深刻的描写。

属于这个年代的其他作者，如萧村、白寒、史汀等都是颇有代表性的小说作者。

方修在导言中提到的反黄运动时期的小说作者，有很多是新人，好像贺巾，马亚，高宁，克民，林丹，于琴，杨朴之，谢克，麦青，田流等。方修说：青年学生界的轰轰烈烈的反黄运动，不但为马华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给一般作品带来了多姿多采的内容。

在《小说第一集》里方修也提到白蒙，方北方，黛丁，貂问湄，韦晕，沙风等较资深的作家的表现。而这些人写作表现，在新马文学的历史上均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关于60及70年代的创作，方修先生指出一批新人的涌现，他们对于黑暗的现实，腐朽的现象的抨击仍然是猛烈的；对于新生的事物，美好的憧憬的赞扬与支持仍然是热切的。这些作者包括宋雅、马阳、夏彬、史雷、谢明、罗林、高静朗、曙辉、流军、李过等。

方修先生也提到本时期的第二类作品，它们写的大都是小市民阶层的生活，而且比较着重在负面事物；如教育界的败类，奸商市侩的丑态，赌博或吸毒的遗害，恋爱或婚姻的悲剧等。这些作者的数量不少，他们是姜凌、黎航、李汝琳、黄叔麟、梅拉、莽原、杰伦、淡如、年红、端木虹、游牧、陈孟等。

方修先生似乎特别关注七十年代这个文学历史时期，他称之为世界性思潮冲击期。他说：七十年代（1967—1976）是五洲四海风雷激荡的年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翻身”的呼声，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潮流。

这时期的作者有伏浪、黄牢、李发、邓亮、连铜、石剑洪、宋扬、吴宜、尤琴、崇汉、岳典、冬琴、吴宏声、志工、萧汀、江飒、夏桦、鲁汉等。

选进《小说二集》里的黄牢的《十亩地》，吴宜的《底层一角》，尤琴的《小岛醒了》，江飒的《法网》，萧汀的《小洋兵》，岳典的《黎明前夕》及崇汉的《摇钱树》都是当时颇获好评的小说作品。

文学史家方修先生也没有遗忘这个时期

的另外一批作者，他们的作品的时代气息比较淡薄，但具有相当的写作技巧。方修先生认为值得介绍的有大马方面的巍萌、马夫之、雨川、驼铃、马汉、梦平、雅波、爱薇。新加坡方面有韦西、孟毅、张挥、易梵、宁舟、杨秋卿、蓝玉、尤今等。

正如创新基金主席林祥雄说的，方修与他的合作乃由于双方有着相同的文学与历史观，他认为战后新马历史有一部份深埋在马华文学中，如果不及时编写，不仅马华文学有缺陷，连这段历史也会扭曲。

因此，《战后新马文学大系》的编纂更具有“认识历史，继承传统”的深重意义。

#### （四）期盼方修编选《战后新马文学大系》的庞大工程顺利完成

不管从历史或文学的观点来看方修先生编选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那将是新马文坛的一项壮举，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庞大的工程。

出版者与主编人预计于 2002 年出齐大系其他四册，即散文、诗歌、戏剧及理论各一册。

散文是时代的尖兵，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戏剧是反映人生的综合艺术，而理论是文艺的车头灯，待这四册总集完成后，读者将能更全面的看到战后 31 年（1945—1976）新马文学的精神面貌，这对有志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学者们，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大系能如期完成，方修先生已八十岁了。我们默祷方老活到百岁以上，而且尚能为新马文坛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方修先生对新马文学事业的深情不变，文章道德及为人的高风亮节，都将是我们及后人学习的榜样。

（2000 年 11 月 10 日于吉隆坡）

## 赠长谣先生

长谣诗论比诗强  
痛斥骂街与媚洋  
战士精神生花笔  
大牌小丑扫而光

诗人长谣，最近出版《长谣论诗》一卷，收录 80 年代所作诗评诗论十余篇。内容十分精彩。敢挑战大牌，敢开罪小人，论述公正，有理有据。拜读之余，试作歪诗一首，以表激赏。

（2000 年 7 月 3 日）



## 关于《文学大系》的编纂

### ——在《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集》发布会上讲

(编者按：2000年6月24日，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中国北京创新基金联合主办“方修编《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集首发会。本文是方修先生在首发会上的讲稿，并经先生修定。)

非常抱歉，今天惊动了大家花时间、花精神来出席两本小书的发布会，非常过意不去。这两本小书实在是没有什么的，只是些史料、过了时的作品，不是很有意义或很有价值的东西，实在不值得如此劳师动众，来这里凑热闹。

记得我们以前也编过一些书，一两本的，十本八本的，都编了不少，却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发布会。书局出了书就摆在门市部卖，读者愿者上钩，买它一两本；不喜欢的就让这些书在市面自流自灭。但这些书也慢慢地卖得差不多，甚至都卖完了，根本无须要什么签名式、发布会。现在的人出了一两本书就搞很多花样；最近还有人建议请一些“美女作家”来助阵促销的。我想这是反映了华文文艺出版界的衰退冷落，而不是表示文艺出版界的发达、繁盛。

接下来我只想谈两项小事情。



首先谈谈这套《战后新马文学大系》的由来。

1970年代初，我跟新加坡世界书局有一个简单的合同，那时候世界书局的老板是周曾钧，他决定编两套大系，战前十本，战后十本，他出资，我来编。结果第一套十本在七十年代中出齐了，接下来就编第二套，可是只出了四本，就因为世界书局内部改组，周曾钧把世界书局的业务搬到吉隆坡去，从此跟我很少联络，《战后大系》也就没有继续出版。

周曾钧一直到他过世前一两年才来找我。他说他一生搞出版，这样多年来只有两套书是他的得意之作：一套是杨贵谊编的马来文大辞典，花了他很多精力；另一套就是这套文学大系。他说马来文大辞典结果给他搞成了，只是这套大系却照顾不到，他非常遗憾，非常不甘心，搞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出齐。他说无论怎样在他60岁退休之前一定要把这套大系出完（那时他大约是58岁左



右),希望我跟他合作。我说没有问题,如果你愿意做,我就陪你。他说因为大家年纪大了,也不必太急,你编一本,我就出一本。我说没有问题。那一天他非常兴奋,跟我谈到半夜一两点。

不久就听说他进医院,从此就没有再跟我联络,后来他也过世了。没有出完大系始终是他的一个遗憾。

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怀念周曾钧先生。他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眼光、又懂得尊重作者编者的出版家。他在生前一直希望完成这两套大系,可惜未能如愿。

在周曾钧来找我之前好些年,至少另外有三四个出版社(包括三联书局)来找我,要我把这套书编完。我说没有问题,只要我编一本、你们出一本就可以。他们不同意,一定要我一次编十本,编到完完整整他们才来出。我说以我这个年纪,等我编完十本也差不多要死掉了,这些书稿放在你们书店里也发黄了、烂了,你们怎能够等到编完十本才来出。如果你们要一次出齐十本。好,我就找十个人,一人编一本,很快就可以交稿。以前中国出新文学大系就是这样,鲁迅、胡适、朱自清等,一人编一本,很快就编完,你们要就采取这个办法。他们不赞同,结果都谈不成,拉倒了。

这些都是他们来找我的。最后一次倒是我去找别人,找到北京一间出版社。因为我发现这间出版社对出版本地的书好像有点兴趣,它出了一本吴岸诗选,一本孙希论文集。我请林祥雄先生去问。答复说,现在的政策是自负盈亏,大部头的书不大敢出。后来由林先生跟出版社达成协议:他出资,出版社印书,于是催我编下去。

北京的出版社建议把十本缩成六本,因为中国现在很流行六本制的书,如张贤亮文

集(?)、王蒙文集等都是六本,十本制不流行了。我说好,六本就六本。今天发布会发的就是六本里面的两本。(虽然十本缩为六本,但总字数仍是360万字。)

第一套大系因为是在新马还未合并的时候酝酿编印的,所以叫做《马华新文学大系》;到了编第二套大系时新马已分家,所以叫做《战后新马文学大系》。

## 二

战前及战后两套大系实际上不是我方修一个人编的,很多人贡献他们的时间、劳力来帮助完成这项工作。

第一个大功臣是林徐典先生。林先生那时候还在新大读书,他用他的学生借书证向新大图书馆借旧报纸给我们抄,或者抄目录给图书馆的人拍照。

第二个出力最大的是宋雅先生。宋雅先生那时刚刚离开学校,还没有进报馆工作,他就帮我抄目录、抄短文、抄小诗、抄每年文艺界活动的报道,抄了很多东西。听说现在他身体不好,辞了报馆的工作在家养病,我祝福他早日康复。

另外一个帮忙最大的是世界书局香港的编印部。根据我和朋友们多次印书的经验,我觉得,一些外地(如香港)的出版社或印刷所,多少有一种大国民或大市民的意识,喜欢替所谓“文化沙漠”的“南洋伯”改书稿。不必说他们以老板的地位到来约编的书,即使是你自费出版、仅由他们承印的读物,也常常给改得面目全非。譬如,你设计得好好的,每页排若干行,每行若干字,但印了出来,却是每页有的多了一两行,有的



少了一两行；每行又有的多了一两个字，有的少了一两个字。参差不齐，不知道排的什么版。这是形式方面。内容方面呢？那也照改不误。例如，原稿好几处写的“亚答屋”，印了出来都改作“亚式屋”——大概就是说亚洲式的房屋吧？原稿明明写着“这是鲁迅悼念亡友的诗”，结果却变成了“这是王维送别朋友的诗”。也许审稿人认为只有王维会写诗，鲁迅是不会写诗的……。但是世界书局香港的编印部，当时却不曾搞这种小动作。《大系》十巨册，都印得相当完美，很少错误。这是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原因。

至于战后这一套大系，第一个应该提到的帮忙者是网雷先生，我编了书，打好字，他义务来做校对，对得很认真。

还有一些朋友帮忙找资料、借资料、添购资料……，例如陈岳波先生、林水土先生，都帮我很大的忙，也应该感谢他们。

(2000年6月24日)〔网雷整理〕

## 夜怀方修

/ 吴岸

我在夜里读你  
 读你在读着历史的瓦砾  
 一握灰烬  
 半张残简  
 渐渐  
 在你的温热的眼里  
 透露呼吸

夜已深  
 窗外有雨  
 此刻我倾听着你  
 倾听你在倾听轻扣的雨滴  
 一声声  
 向你诉说流浪的故事  
 关于海的浩瀚  
 冰的凛冽

逝去的梦  
 刹那  
 变成永恒

(1994年9月)





# 吴老

(新加坡)网雷

“吴老!”

文友们都这么昵称文学前辈、原名吴之光的方修先生。……

## 一

过去十多年,我从吴老那里得到了许多教益。

1986年底,厦门大学海外函授学院(今海外教育学院)邀我出席翌年3月举行的“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研讨会。

接到邀请信后,我立即着手准备撰写一篇呈交研讨会的论文,题目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动笔之前,我登门拜访吴老求教,他热忱地、亲切地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并赠送史料论著供我参考,使我能如期完成论文,寄给厦大。

不过,遗憾是那次研讨会我因故无法赴会。

直到十年之后——1997年12月我到厦门出席

第三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终于圆了一睹厦大丰采之梦。

我之所以出席这次会议,主要是参加议程中的“方修与新马华文文学”研讨会。

演讲稿《方修与两场文艺论争》草拟完毕,我请吴老审阅。他不要增添关于他的文学史观或文学研究成果部分,而只要增添他的一个历史观点,即:马华移民社会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吴老强调十九世纪以后新马两地这个社会性质是不足为奇,因为自滥觞直到至少五十年代,马华文坛始终飘扬着反殖反封建的旗帜,反殖反封建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成为这个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 二

“CK先生:

寄来的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南洋商报的剪报收到了……”

这是关于“胡一声笔名”论争吴老所写的第一篇驳斥文章《文艺通讯》的开头一段。文中的“CK先生”就是我的代称。

犹记得那时候,有一天当我浏览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无意中读到一则简短新闻谓:马华文学史料工作者马仑向报纸传播一个“可贵的发掘”,即:细胡、古月、宿女都是早期马华知名作家胡一声的三个“响亮笔名”,著名文史家方修把他们“当作三个不同作家看待”云云。

我把这则剪报寄给吴老,关于胡一声的笔名这么一桩琐事,想不到后来竟引起了一场持续几年的文艺论争,经过吴老考证,终于真相大白:三个笔名中,只有细胡、古月才是胡一声的笔名,宿女则是另一位马华早期作家陈天戈的笔名。

这场论争,展现了吴老一贯的严谨治学、认真考证的精神。



## 三

新加坡广播电台于1984年9月间，推出一项特备节目：《文坛二十五年》（1959—1984），第一辑的“概述”，是由节目制作人陈汉与吴老作了一段访谈，当时我边听边录了下来，录毕把录音带放进抽屉里，过后也忘了这回事。

转眼过了六年，有一天无意中发现这卷录音带，一时兴起，便把它记录整理起来。

吴老看了这篇访谈录，十分高兴，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保存这份珍贵资料。

这篇《新华文坛二十五年概述》，后来刊载在《艺术天地》第3期（1992年1月）。

那时已退休的吴老，虽健康欠佳，但作为马华文学史的拓荒者，他仍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史料的整理工作，虽一时执笔书写有困难，便改用口述，录成多卷录音带，我一一笔录出来，再经吴老审阅，遂成为两篇史料文章——《战后初期的马华文艺副刊》与《战后初

期的马华文艺杂志》（发表于《艺术天地》增刊第1期及第3期，1992年9月及1994年3月。）

## 四

1996年底，我筹备出版第一本个人专集时，原打算用其中的一篇文章《昨日的情怀》作为这本散文集的书名，连题名的封面也请画家郑文彬设计好了，不过吴老认为：集中原名《裕廊湖晨曲》这一篇可改为《湖畔晨曲》，更适合作书名，我欣然同意。

我原以为吴老不常替人写序，加上他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两头忙，恐难有时间，然而当我提出请他为我这本书作序时，他一口就答应下来，而且很快就把序文交给我，为拙著生色不少。

吴老一向爱护提携后进，《湖畔晨曲》整个出版过程，从打字、编排、选择开本、介绍出版社，甚至出版后销售情况，他都无微不至地关心、帮助，因此，他无疑是这本书写序者的最佳人选。

一年后我筹备出版诗集

《我们隔得那么远》，起初也愿意请人写序，不过吴老说：出版第一本书时请人写序，等于是请人向读者介绍一个新人的登场，这或许是须要的。至于第一本书出版后，再出新书时，那就不一定须要再请人写序了。曾见过有些已出过好几本书的作者，每出一本新书，都要找人写序，甚至一序、二序、三序，乐“序”不疲，似乎给人一种“长不大”的感觉。

我觉得吴老说得有道理，就打消请人写序的念头，而只摘录拙作《读诗·写诗·谈诗琐忆》充作诗集的代序。

## 五

步入古稀之年，吴老仍保持旺盛的写作状态，目前继续编纂《战后新马文学大系》，按计划先出版“小说一集”和“小说二集”两本，我负责校对工作，有机会对二战后31年（1945—1976）的小说佳作先睹为快，不能不说是一件赏心悦目之事。

单单两本小说选集，已



80年代中期，方修与网雷  
合影于方修旧居（武吉知  
马区 Jalan asuhan）。

是沉甸甸的两巨册，而吴老四十年来丰硕的著述，尤其是整理研究马华新文学史料及编纂马华重要作家的作品，已出版《马华新文学史稿》（3卷）、《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前篇》（10卷）、《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篇》（只出4卷）、《马华文学60年》（10本）、《马华文学作品选》（8本）……等等，更是这项浩大工程的成果。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的作品，为我们描述了作者群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环境和人民的生活面貌，仅仅这一点就弥足珍贵，因此，但愿继两卷小说集之后，其余四卷（散文、诗歌、戏剧、评论）也能顺利出齐，以遂吴老多年的宿愿。

## 六

去年，吴老告诉我：他有一批多年前从图书馆拍摄的稿照，那是沦陷时期遭日寇杀害的马华作家遗文，他有意为这批殉难作家编一本选集，书名暂定为《英灵集》。

于是，我帮吴老把稿照的文章抄录出来，一年来陆陆续续抄了40余篇，约7万多字。这些只是《英灵集》的部份内容，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大部分是战前1937年至1939年的作品，主要发表在星洲日报《晨星》和南洋商报《狮声》，其余是发表在星中日报《星火》与《星河》、新国民日报《新路》、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等副刊。由于战前的印刷技术较差，这批稿照有些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不过总的来说，原文95巴仙以上可

以准确无误地抄录出来。

这批殉难作家中，以清才的作品最多，共15篇，其他作者包括：黄石（即黄诚、詹熹）、培青（即小路、流石）、椰青、求辉、清谭、初航、紫焰（即左明）、饶百迎等。

吴老称马华殉难作家为文艺殉道者，他们在新马沦陷前，以笔作为战斗武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运动，唤起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奋起抗战；在日本法西斯三年八个月血腥统治期间，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了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高风亮节，永垂史册，他们的遗文整理出版，有纪念先烈与保存史料的双重意义，因此，我企盼《英灵集》能顺利面世。

稿于28-2-1999

# 方修著述·编纂书目



## 著述部分

- 1957《谈小品散文》
- 1958《马华文坛往事》
- 1960《〈红楼梦〉简说》
- 1960《避席集》
- 1961《文艺界五年》
- 1962《马华文艺史料》
- 1962-65《马华新文学史稿》  
(上、中、下三册)
- 1964《文艺杂论》
- 1967《文艺杂论二集》
- 1970《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
- 1973《长夜集》
- 1974《轻尘集》
- 1974《马华新文学及

- 其历史轮廓》
- 1974《马华新文学简史》
- 1975《沉沦集》
- 1975-76《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  
(上、下两册)
- 1976《文艺界又五年》
- 1976《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 1976《人物篇》
- 1977《炉烟集》
- 1978《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
- 1978《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  
(麦唐纳博士、生田博士合译)
- 1980《两径轩杂文》



- 1980《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来文译本
- 1984《新马文学史论集》(史论选)
- 1986《游谈录》(序跋集)
- 1987《文学·报刊·生活》(林臻笔录)
- 1987《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再版本
- 1988《夜读杂抄》
- 1988《方修自选集》(杂文选)
- 1992《息游集》
- 1983《池鱼集》(编著)
- 1994《看龙集》
- 1996《马华文学史补》
- 1997《马华文学史百题》
- 1998《重楼小诗》
- 1999《新马文学史丛谈》(编著)
- 1999《评论五试》(论文选)
- 1977《郁达夫选集》(与张笏合编)
- 1979《王君实选集》(与叶冠复合编)
- 1979—80《马华文学六十年集》十册
- (1)《铁抗作品选》
  - (2)《张天白作品选》
  - (3)《金丁作品选》
  - (4)《胡愈之作品选》
  - (5)《流冰作品选》
  - (6)《老蕾作品选》
  - (7)《白荻作品选》
  - (8)《流浪作品选》
  - (9)《叶尼作品选》
  - (10)《李润湖作品选》
- 1979—83《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四册)
- (1)《小说一集》
  - (2)《戏剧一集》
  - (3)《散文一集》
  - (4)《诗集》
- 1984《郁达夫佚文选》(与连奇合编)
- 1984《剪刀声里》(张曙生佚作)
- 1988—91《马华文学作品选》八册
- (1)小说(战前)
  - (2)戏剧(战前)
  - (3)诗集(战前)
  - (4)散文(战前)
  - (5)诗集(战后)
  - (6)小说(战后)
  - (7)散文(战后)
  - (8)戏剧(战后)
- 1991《佐丁诗稿》
- 2000《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六册)
- (1)《理论批评集》(将出)
  - (2)小说一集(已出)
  - (3)小说二集(已出)
  - (4)戏剧集(即出)
  - (5)诗集(即出)
  - (6)散文集(将出)

### 纂辑部分

1962《陈炼青文集》

1967《迎春小唱》(以今遗著)

1967—70《马华新文学选集》四册

- (1)《小说一集》
- (2)《小说二集》
- (3)《戏剧》
- (4)《诗歌》

1970—72《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册

- (1)《理论批评一集》
- (2)《理论批评二集》
- (3)《小说一集》
- (4)《小说二集》
- (5)《诗集》
- (6)《戏剧集》
- (7)《散文集》
- (8)《剧运特辑一集》
- (9)《剧运特辑二集》
- (10)《出版史料》

1975《血颂》(李蕴朗遗著)

1977《郁达夫抗战论文集》

(与林徐典合编)

## 鸭城

/ 谢伟恩

严重的腹泻使人浑身乏力。每当他想站起来行走时，他不得不用力地攀扶着墙壁缓慢地爬起。他的下部也因失禁的关系而沾上令人作呕的排泄物。

虽然老人的心里既急又窘，可是看在别人眼中；只不过认为他是个发了疯的流浪汉而已。

他是以“C”字状横卧着。随着腹内逐渐加重的空虚感，他发觉自己听觉竟变得异常灵敏。他细听着各种不同的声音而加以辨别：商店橱窗被敲破的刺耳声响、汽车爆炸声、粗野的咒骂声；偶尔传来凄厉的女人惨叫声……。

当那些声音突然变得沉寂时，他知道天已黑了。不久，他听到军车在耶加达街上奔驰而过的吱轧声响和奔动的脚步声。远处传来孩童微弱无助的哭喊声：“妈……！”

这时候，有位路过的军人一声不吭地将吃剩的面包扔在地面上，老人连忙爬过去捡起面包拼命咬嚼。

之后，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走进公厕里喝那充满锈味的自来水。“到底挨饿了多少天？”他不禁为下一餐的着落感到担心。

自从暴乱发生后，这一带的商店都不敢营业，那间华人餐馆的老板娘是否全家平安？于是他决定前往餐馆一趟。

他到了街口。看见餐馆对面的百货公司已被烧毁，仅剩污黑的外墙和暴露在烈日下的屋顶骨架。虽然眼前的餐馆没被纵火，可是店的内部已被暴民严重破坏。他见到那块

原本悬挂在门口以汉字刻着“雅城饭店”的招牌已被丢弃在路旁，一抹不祥的预感冷冷地掠过他的心头。

餐馆里遍地是碗碟碎片，他在心里暗自祈祷：“只要好心的老板没事就好了……”

忽然，从厨里传出一阵声音，笼罩在心中的不安顿时一扫而空：“感谢真主，他们平安无事！而且还在准备晚餐呢！好人果然会有好报……。”于是，他快步地走向厨房。

当他走进厨房，发现老板娘根本就不在里面。只见有个老妇背门口蹲在里面像在忙着些什么。“他妈的！”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老人的心头，“成什么世界了？连老家伙也学人趁火打劫？”

他蹑手蹑足地走到老妇的背后，厉声吆喝：“你在干什么？！”

老妇吓了一跳，慌忙站起来想逃。老人立刻伸出手去揪住她的衣领。混乱间，他见到有样东西从老妇的手中掉在地面。

当他要定睛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时，不禁打了个冷颤。

原来那是一撮还连着一大块头皮的长发。显然是老妇从尸体上硬扯下来的，头皮仍流淌着腥红的鲜血。

老妇哆嗦地颤抖着，满脸恐惧支吾地说：“……我在削头皮……我要将它卖给假发厂！因为，华人的头发比较值钱……！”

“说什么鬼话？值钱？！”

“你不懂吗？戴了用华人头发做的假发

(文转第 29 版) ◇

## 两种声音

马进

他望着窗外树上的那只玲珑的小喜鹊，心中有喜有悲有感叹，那滋味很难讲清楚。他再次体会到他是深深爱她的。

他的这棵树会等在这里，下雨再大，刮风再烈，炎阳再猛，树就是树，你愿意落就落上来吧，它会把绿荫给你。我们的天空永远有彩虹。

在旁人看来的她，也许不引人注目，她似乎不太在意穿著打扮，朴素是她的风格。好



像永远穿着一件淡雅的T恤衫和一件牛仔裤；然而，第一次见到她，他的感觉就很奇怪。总有一股力量吸引他的目光投向她。但是，目光中的她是朦胧，却又是美丽的，好象月光下的清清的泉水从心中流过，没有烦恼和忧愁，只有深深的欢乐和激动。这是过去从没有体会到的。他想这种感觉可能很快过去，所以没有想的太多。一天，教室里只有他和她最迟走，他的目光停在她的脸上，嘴里说了一句他事后都感到吃惊的话：

“我想听你说话。”

他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一定是红的，当时，他的心跳的很厉害。

他们一起上课快半年了，别的人天天说话，可是，她却并没有开过口，只是点头和摇头。这不是无能的表现，因为她的作业和笔记相当出色，别人望尘莫及。她的声音一定动听，好像常常落在他的窗外那棵树上的小喜鹊的声音。从他住在这里到现在，小喜鹊天天来，

(文接第 28 版)

会使人变得聪明……”

“你这疯婆！”忽然，老人不懂从哪来的气力，狠狠地将老妇推开。老妇“哎哟！”一声，撞向墙壁，然后跌坐在地上低声地呻吟……。

老人从餐馆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不小心踢到弃在路旁的招牌。从脚趾传来的

剧痛使他不得不停住脚步。

这时候，他才发现那原本建在餐馆斜对面的教堂竟变成了废墟。他见到瓦砾上横卧着一面正被火烧着的十字架在呜咽……

(初稿：11/12/98·耶加达；修订：13/11/00·怡保)

天天叫。如果有一天没有看见它，没有听见它的声音，他呢，总是感觉失去了重要的什么，这块大大的乌云让他难受。那一夜，电闪雷鸣，大树在暴雨中摇晃，好像一个步履不稳的老人，小喜鹊没有来，奇怪的是他一夜未睡，脑海里全是小喜鹊。早晨，他竟然推门迎在门外，等候小喜鹊的到来。他喜欢音乐，他常常说没有音乐就没有生活，没有欢乐。他也常常感觉到小喜鹊的声音美过音乐。

她的回答让他吃惊：

“我也想听你说话。”

这一回，他看得很清楚，一道红云掠过她的脸庞。这好像一阵风，一下吹散了罩在她的身上的雾。她真的很美丽。她的美不是那一部分美，是整体的美，不能说她的眼睛美过鼻子，嘴美过眉毛，她的美是综合、一致的、完整的美。她的每一部分放在一起才是美。这种美属于生活，属于现实。

在互相记下电话号码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吻她一下。离她那样近，近在咫尺，她的长长的乌黑的长发，散发出淡淡的洗发水的清香。

电话里，她的声音真的好听，好像小喜鹊的声音，这才是至真的音乐。

不能离开的两种声音已经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他告诉了她许许多多的自己的经历。他很喜欢文学。他在中学的时代就写了一些散文和短诗。不过，老师常常劝他不要分散注意力，同学的欣赏能力有限，不能给他具体的指导，他只能自己探索，好在报馆编辑慧眼识人，发表了他诗歌和散文。他第一次拿到稿费的时候，激动的哭了。

他也很喜欢作研究。他读的书很多，也很杂。他认为学文学的人不懂历史和哲学，

不懂文化，等于是一个文字匠，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他为了研究一个文化课题，自费走遍亚洲的西部。亚洲西部有的地方是荒凉、贫苦的，他搭的巴士又破又旧，车窗的几块玻璃掉了，司机也不补，那时是冬天，寒风刺骨，巴士走了两天才到一个小镇。在一个小镇的旅馆里，他发高烧，一连睡了一周；差点死在他乡。由于他收集了大量的生动的素材，他写的书获得社会名流的好评，荣获过大奖。幸好他没有死，不过当时，他想一定不能死，那时他连取一杯水的力气都没有，一个人躺在昏黑的旅馆里，生死难卜。

虽然，她在电话的那一头，可是，他能明显感觉她凝神谛听，听到高兴的地方，她会笑起来，不过，她的笑声总是文文静静；听到紧张的地方，她会迫不及待地问到结果。显然，他的安危和经历是她最为牵挂的，最动心的、最为动容的。

又是约定通电话的时间，他突然问他：

“我们是什么关系？”

“你问这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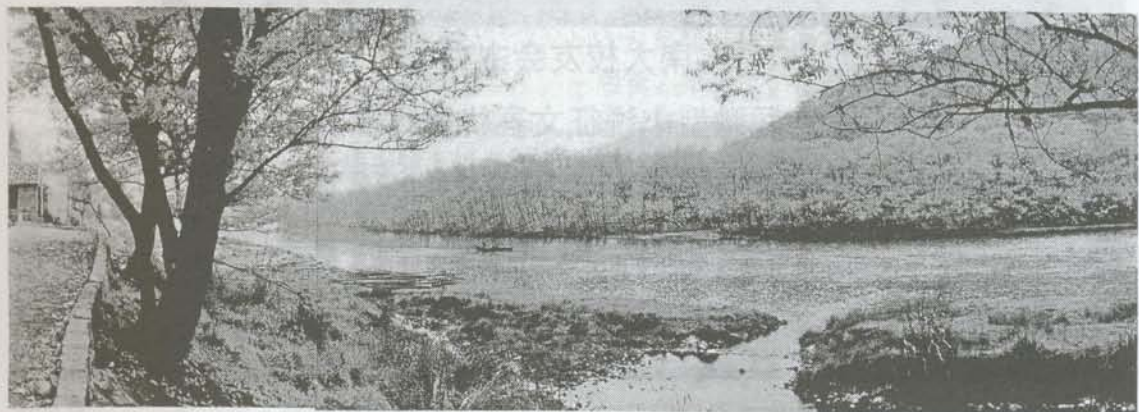
她告诉他有人想知道。他笑了，如此简单的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是天下最好的知己和至交，是将永远在一起的好朋友。”

他想她是聪明的，她悟性会帮助她理解和领悟。这已经是一个答案。写好了，没有念出来。

她总是等他的电话，他每次与她通话，她都喜欢默默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讲。她说他的声音是她喜欢的。她常常在通话的最后说一句：你不会让我失望吧！他呢，也会重复地说：我让我失望，也不会让你失望。

那一天，她是很快活的，她刚刚从家乡回来。她说她又看了她中学时代的一篇日



记，心情好激动，她曾经发誓说这篇日记只能给我的未来男朋友看，别人是不能看的。她让他猜猜这篇日记的内容。他当然猜对了。

“那么，你喜欢读什么？”

“文学作品了。”这个回答的代价是沉重的。

这次的假期很长。她来告辞。

他正忙着整理学术笔记，听到敲门声，开开门一看是她，有点吃惊。

他没有注意她表情，只是问她回家乡的时间。她没有更多说什么，送给他一小笔记本就告辞了。那是一小本诗。

他也常常写一些小诗送给她。他打开她的写了许多小诗的小小的笔记本，一首一首地仔细阅读。

非常有趣的是，她也很喜欢小喜鹊，她自己就想做一只小喜鹊，自由自在地飞翔，将来落在自己爱的一棵树上。

她的诗是朴实的，对爱情的希望很高。她的感情是丰富的，对朋友要求很高。她的诗充满对他的深情厚谊，原来，她早就偷偷爱上他了。不过，有一首诗说小喜鹊可能会飞走，因为钟情的大树是沉默的。

看看表，是她告诉搭巴士的时间了。他匆忙往巴士站跑去，但是，却找不到他向往的那个人。她在哪里呢？这是不言自明的。他明白了。

他接通她的住房电话，她的室友告诉他，她早就走了。原来，她走的时间比他告诉他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三个小时。而且，她的室友又告诉他更坏的消息，新学年，她不住这里了，她将住在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她没有说是哪里。

他有一种莫名的悲伤，那是眼泪不能表示出来的，好像一块布蒙在他的脸上，让他突然失去了对美丽的感觉。

这时候，正是树上的小喜鹊欢叫的时刻，它的声音依然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但是，却加重了他的伤感。一种无奈让他苦笑，一种无助让他失落。

两种声音不要变成互不相属的声音，人的幸福是这两种声音的融会贯通。

“来吧！小喜鹊，另一棵树长在心灵的深处。它只为你而存在，只属于你。你呢？”他想她一定会笑的。其实，这已经被重复了。

南大校友会主办

## 第六届微型小说征文赛优胜作品选刊

(编者按：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办第六届微型小说征文赛，现已圆满结束，并于去年12月10日举行颁奖礼。入选作品已收集成书出版，书名为《2000南大微型小说选》。本刊征得主办当局的同意，特将这届征文赛前三名的作品刊载，以飨读者。)

林雪白(第二名)

### 介于 DINKs 与 “丁” 的遗憾

阿爸逝世后，我滞呆在祖屋慢慢地整理老父独居多年的遗物。其实，属于阿爸的物品早已陪随在他身边化为尘土了。该说现在整理的，是我曾在此生活的遗迹。

云建议把祖屋卖掉，省却还得千里迢迢地费心思，料理水电地契等琐碎的细务。我也打不定主意，是否要卖掉爸妈年青南来此落脚，胼手胝足以血汗挣来的遗产，以及连根拔起我悼念及追溯父母亲的整座记忆根源。

自十八岁高中毕业，获得负笈新加坡深造的奖学金离乡以后的岁月。这个家，辗转成了我在马来西亚的驿站。而今四十几岁了，对少年时期居住的房间，渗揉著似曾相识的感觉，又仿若已成遥远的情景。

房内的书桌依然一尘不染，阿爸该还在前几天打扫过这房子。

唉！阿爸走得太突然。身体还好端端地

硬朗得很，他走的前一晚是父亲节，我还特地致电与他寒暄一番。料想不到隔天就接到婶婆电捎来的噩讯。也好，无病无痛安恙地走，也少些折腾。只是身为独子，我竟然让他孤零零地咽下最后一口气。也幸亏乡下治安还好，阿爸一向习惯敞开房内的窗门，住在隔邻的婶婆才会瞧见阿爸仰躺在藤椅上气毙了。

阿爸的房在出殡后已空荡荡了。我不相信纸糊的床可以承受阿爸阿妈的身体，连他与阿妈生前的大木床我也把它化为炬灰。身为一名电子工程师的高级讲师，我无法启口道出我这莫名的担忧，甚至连云也认为我此举有点绝情绝义。

而阿爸，连我小学时代的课本、作业都还一箱一箱地为我保存。现在我责无旁贷，留在木屋好好地整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从六年前阿妈逝世，阿爸就一直维持著阿妈把

屋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习惯。我希望如果他们魂返时，可以欣慰我依然秉持着他们的美德。

打开我的衣橱，除了一些年少时代陈旧的衬衫短裤，橱柜里尚有一袋袋镇上近几年方营业的购物中心包装。这不可能是我遗放在家的东西，每次犹如过客地驻留，从未仔细地瞧看屋内的每个角落。连搁置在阿爸灵柩前的遗照，还得婶婆提醒可拿下阿爸悬挂在厅内与阿妈毗邻的遗照。我从未审察阿爸曾几何时到摄影馆拍了这帧大头照。

掀开纸袋的封口瞧看，噫！是几件孩童的衣服。噢！阿爸阿妈原来把许多心结，都搁置在这一袋袋的童装。我与云太令他俩失望了。

噙著泪水从堆叠在上层的袋子一直往下拆，来自胸口的疼痛益加压制著我呼吸的本能。顺序地把这些稚孩童至婴儿穿戴的衣物，排列在水泥地上。阿爸阿妈生前的心事一一掀露在这些男童的衣物里。

我与云一直不想有小孩，大家都忙、没有时间照料及生养孩子。而且现在流行顶客族 Double Income No Kids (DINKs)。阿妈生前就常唠唠叨叨，怎么结婚多年依然不生小孩，弄得我与云一接她的电话就深感头痛。我们无法向她解释没有时间，生养小孩是需要周详的计划。因为她只能理解结婚生子是人生必要的循例，也只晓以：“我生养你，你生养下一代的道理”的大义。

袋内收据的日期，列印阿爸阿妈自我婚后的失落。

最初的收据年分显示在我与云婚后不久，阿妈阿爸就相偕去购买这些婴儿衣物。阿妈不懂骑摩多，出门必定阿爸载送。所以阿爸在她逝世后，惯例地逐年在我生日那一天，选购他们盼得遥遥无期孙儿的衣物。这几年来，他们停止为我添购礼物，却为我还

没著落的孩子悄悄地准备了礼物。

那晚，从未向我们启口劝导该有小孩的阿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句遗言地回问我何时可以与他一起庆祝父亲节。

我戏言道，哪天我发财后就会想添丁了。

对岸彼端电线传来阿爸唉气地道：“钱永远也赚不完，古人先说添丁才发财，意味着孩子就是最大的财富。”

阿妈的墓碑上已以红漆刻雕上两名孙儿的名字。六年了，我每逢清明扫墓时，从未细读阿爸黝黑肌肤下的感情。也没有感觉到阿爸在重漆墓碑字迹的喟叹：“这一小罐红漆沿用了几年了。”

阿爸在阿妈生前从未提起郑家人丁太单薄这话题，而我也知道阿妈有肾病，怀孕生子都很危险。阿妈生前常自艾自怨只生养一个小孩。她一直希望我与云至少得生两名小孩，郑家的后代才不至于再一代单传。然而，我与云结婚十年，却未曾思虑过“不孝有三，无后为过”传统儒家观念的窠臼。

小时，琅琅诵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张贴在村内礼堂的匾额。阿爸会欣然地道：这句话富含人情义理。遗憾地，我早已把它遗忘在钢骨水泥穿梭中的步伐。也许当有一天，我与云停止了忙碌的脚步，寂静的空间将回荡着我们空荡的心灵。

……我无法，也鼓不起勇气再清理祖屋的一切，因为我瞄见床底下还有一箱箱新颖的孩童玩具……

“铃铃……”电话的声响，我知道云抵返家门致电给我。

云，应该再折返来看看爸妈默默留给我们的礼物。

## 【评语】

孟沙

**题材**触及世纪末华裔“顶客族”追求时尚的重心：夫妻两份收入、没有孩子、自由自在享受两人世界。新一代伦理家庭价值观愈趋薄弱，与上一辈思想意识明显处于对峙地位。作者以冷隽笔触，通过生活细节刻划两代间矛盾冲突，自然真挚，没有刀斧痕迹，甚为难得。美中不足的是遣词造句出现少许败笔，影响了整体的完美性。

**这**是个颇为切合时际与容易讨好的题材。

作者洞悉华人人口逐渐减少的关键所在，巧妙的通过一般老人殷切期望下一代“开枝散叶”的心理。其过人之处是不采用直接面谕的方法，而是以迂回的方式。即作者在整理老人的遗物当中，发现老人生前对未来孙子准备的衣物玩具，透露对儿媳迟迟不生育的失望心情。

爱薇

内容虽无跌宕起伏的情节，但胜在文字简练，真挚，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这**是一篇散文化的微型小说。叙述主体是“我”，反映父辈与子辈在价值观念、文化选择的矛盾。作者的意图是可取的；“散文化”的效应也达到了：饱含情感，具有感染力。这是作者的长处。

甄供

由于作者没有向生活深层掘进，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描述。所以，作品中两代人冲突的揭示，没有提升到艺术的典型概括。正因为如此，作品就缺乏一种冲击力了。

**文**字平实，感情真挚动人。老一辈的殷切心愿在简短笔触下钻入人心，又同时结合了现代派人生观与时趋状况，成功在两代问题间嵌入心思和亲情。题目虽稍嫌罗嗦，却颇见匠心巧意，中西合璧取其同音之妙，把不生养小孩的 DINKs（顶客族）心态与华人无后为大的添“丁”观念，作出了恰到好处之讽刺连系。

柏一

**这**个极短篇以平实的笔触去描写父母与儿子两代对于生儿育女不同的思想观念。父母为了抱孙，用尽各种暗示，直到阿爸临死前，还只是留下一句遗言：阿爸何时可以和儿子一同庆祝父亲节。然而，儿子和媳妇都一直认为没时间照料及生养孩子，他们要过顶客族（DINK5）的生活。

杰伦

故事结尾有著“云，应该折返来看看爸妈默默留给我们的礼物”这个反省，深感遗憾及愧对父母是有力的结局，但作者在文字上的运用日后仍须多加用心。

杨世康（第二名）

## DNA 电邮

一名孤儿院的十四岁男孩寄一封含有 DNA 样本的电邮给五名男士，他们分别是胖嘟嘟的某傢俬行董事经理林东成、老态龙钟的皮肤科医生黄佳为、消瘦长脸的画家纪水发、秃头的律师张彼得，还有一位不知名的男子。

该 DNA 电邮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可能爸爸，

送上我的 DNA 血液样本一份，这是从我手中滴出来的血。您可以用 DNA 检验软件，来鉴定我们是否有父子关系。

在您还未找到确定的答案前，请您听我细诉，做为一个十四岁孤儿的身世。我妈妈是在两年前过世的，她患了乳癌，临死前只遗留下一本电子邮址簿给我。电子邮址簿上共有五个人的邮址，但却仅有四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没有姓名。无论如何，我还是寄给了他，说不定他就是我的爸爸。

我妈妈从来不透露哪个男人才是我的爸爸，也许我妈妈也不知道谁才是我爸爸。我妈妈是在酒店做服务员认识您们的，基于这个原因，我相信您们之中必有一个会是我的爸爸，所以我冒了这个险，把我 DNA 血液样本和 DNA 检验软体，用电邮的方式寄给您们。

时代太进步了，要找一个孩子的亲身爸爸并不是那么困难，只要一滴血、一封电子邮件、一个 DNA 检验软体，就能分辨谁是我的爸爸。但这个世界的道德观点太薄弱了，所以我随 DNA 血液样本附上了此封说明书给您们，让您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著您们的儿子。

我妈妈曾说过，和她相爱的五个男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唯独我并没有像她所认识的那五个人的性格，因为他们生性骄傲、任性、固执、自大、沉默。

我承认妈妈是多情的，但这纯粹是她的过错。妈妈死了两年，我现在需要一个爸爸，需要一个至亲的人来爱我。在孤儿院里的日子是很孤独的，所以我偷偷潜入资讯中心，把这封 DNA 电邮寄给您们，希望您们之中，有人会是我的亲生爸爸，以让他来带我回家。

您可能的儿子

冬冬上

董事经理看都没看，就把电邮丢在电脑上的“资源垃圾桶”内，他以为那是孤儿院要捐钱的伎俩，所以非常不屑。

医生打开了邮件看后，断定那是有人想把病毒传染给他，就借藉口写了此电邮来测试别人的 DNA，无非是想让别人中毒，因此他就以他的医学常识，用消毒软件把这份 DNA 血液样本给清除掉了。

美术家看到那血色如此纯美，仿如落日的神采，就延用血色来绘画他的画集封面，但他对电邮的内容毫无兴趣。

律师紧张兮兮的猜测这会是什么阴谋，如果此人果真是他的私生子，他的妻子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如今唯有把这份电邮彻底的清除，不让他人知道。

三周后，律师来到孤儿院找冬冬，院长冷冷地对他说：“一个星期前已经有一个男

教师，把他领养回去了，您总该不会是他的亲生爸爸吧？”

“不是，我绝对不是，但您肯定领养冬冬的那个人，就是他的爸爸吗？”张律师问。

院长摇摇头，“我们还查不出到底谁是他的亲生爸爸，只相信谁爱他，谁就是他的爸爸。”

## 【评语】

### 孟沙

一个DNA样本，一封电邮，一个14岁孤儿，五位“可能性”父亲，构成了一篇微型的架构，富有戏剧性，作者通过漫画式笔触，给予现今扭曲的人性作了一定程度的挖苦，颇具匠心。结局有画龙点睛之妙，既突显了主题意识，也强化了小说内涵。

**DN A**（基因）是目前经常出现在媒体的词儿。作者很有心思的利用这个热门的话题，人们对它好奇的心理，而构思出这样的一个微型小说。故事简单，文字简洁。出人意表的结局，为引人入胜之处。

### 爱薇

**作**者在技法上是有意识地进行新奇化，所以他在作品中设置这样叙述主体：作者本身——孤儿院的十四岁男孩——作者本身，也设置了悬疑，目的是对读者进行速率刺激。这种探索是值得赞许的。

### 甄供

但是，新奇化的处理，还需要有概括立意，才能使作品具有魅力，即从社会严重反常和失控（道德沦亡、生活放荡、纵欲享乐等，导致弃婴现象出现）的背景下，掘出这类人物的本质特征，使读者从这反常中认识生活哲理。可惜，作者还未妥善地进行艺术的处理。

**取**材新款合时，唯收笔有欠精彩。有条有理布设与讲述一个颇为引人追阅的故事，能符合微型小说条件。文学性与词句韵味若能加强，则效果更佳。

### 柏一

**经**过剪裁，浓缩及紧凑的描写，它完全符合极短篇的规格。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质均能以经济的文字写出，故事的结局有画龙点睛之妙，但说到耐读和艺术性的感染，却又略逊于《介于DINKs与“丁”的遗憾》。这是可能是由于十四岁孤儿的描写带有传奇性，传奇与现实的感人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吧？！

### 杰伦

周锦聪（第三名）

## 味道

再没有迎风翻腾的绿浪。再没有阳光下青里透黄或黄里透红的累累果实。

一间间雨打日晒的货仓令我却步了。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我正转身欲离去时，一把熟悉的声音把我的头往后转。

“一切都改变得太大了！”见到姑姑，我忍不住惊叫道——我指的“改变”不只是“环境”，还有“人”——姑姑的“改头换面”委实下足本钱：一头类似“蜂窝”的发型、脖子上两条金光闪闪的项链、十指间互相争辉的金戒银戒……哈，不知这是算“珠光宝气”或“俗里俗气”？

长久以来，我极喜欢到姑姑家来。姑姑身上惯有的泥土味，混和著汗水味、木瓜味、杨桃味等，闻了有一种紧贴大自然的感觉。

再次走近姑姑，不知哪一种名牌或冒牌香水的异味，把姑姑身上独有的味道驱逐得一干二净。唉，真不是味道！

“姑姑，怎么不种水果了？”我皱著眉头，语带惋惜地问：“干嘛要在屋前盖货仓呀？”

姑姑扬扬眉头，眼带微笑道：“唉，我种了几十年的水果，简直是在浪费青春！现在，我搞保健品直销，一个月所赚的钱，远远地超过以往大半年才有的收入！不盖几间货仓，我的保健品往哪儿搁呀？”

听完姑姑滔滔不绝的伟论，犹如听了一则天方夜谭，我张大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环顾客厅，我见到一箱箱的保健品重叠而上。也许，叠得越高、叠得越多，就意味著姑姑的财富越积越高、越积越多吧？

“太好了，不跟你多说。我现在正赶著拿几种保健品去送朋友呢！”“出手大方”是姑姑常久以来给我的印象，但我万万想不到她“出手大方”至这个地步。

也许读懂了我眼里的迷惑，姑姑忙解释道：“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我送她几十元的产品，她准会乖乖地跟我买几百元的东西！怎么样，想不想和我去见识见识，学学怎样做生意？”突然间，我感到四周空气散发著一股恶臭，我想立刻掩住鼻子，又恐失礼。

我忍不住把视线投向各个角落，希望找出恶臭的源头。然而，重叠的箱子减少了光线。

“怎么样，跟不跟我？”姑姑的语气是明显不耐烦了。我把搜搜索索的目光收起，正视著姑姑回答道：“不了，我今天是特地来探望姑丈的。他好点了吗？”

“嗯，他比前几天好多了！这都是拜我公司的产品所赐！”姑姑又扬了扬眉头。如此不时飞扬的眉毛，一定不沾一丝尘埃吧？

“真的那么神奇？”我遇过太多“卖花赞花香”的保健品代理员了，怀疑是难免的。

“跟你说也是白说的，来，快跟我进房来看！”不等我回应，姑姑牵著我的手，箭步走入房间。不知怎的，一走入房间，先前的那股恶臭似乎加剧了。再不掩鼻子，我恐怕要呕吐了。

“你看——他睡得多甜！根据这产品的研究员说，一个人睡得越甜，就表示他的免疫能力越强！”姑姑似乎怕我以为她吹牛，又加了一句：“未吃保健品前，他曾被癌细胞折磨得三天三夜睡不著呢！”

“姑丈睡多久了？”

“嗯……昨天下午一点到现在……”姑姑看了看手上的金表：“现在已三点了，咩，他已睡到超过二十四小时！——你看，我的公司的保健品有效吧？”

姑姑顿了顿，依然三句不离本行：“我

已一个月没带他去看医生了！我要让他吃这些保健品吃到康复，到时我做直销，把他带出来，就不必多费唇舌了！将来，我还要……”

尽管姑姑说得天花乱坠，我却无心再细听。颤抖地，我伸出手摸了摸姑丈的手——一股冷意，从他僵硬的手心，直爬上我的手心、我的心头、我的背脊……。

我该怎么告诉姑姑，我闻到一股尸臭味了。

## 【评语】

孟沙

**本**篇写人的异化现象，在商品经济，功利观念腐蚀下，把人身上原本纯真可贵素质磨灭殆尽，象小说里的主角人物——作者的姑姑，便是大千世界里一个典型例子。小说具有高度反讽意味，对畸型社会现象作了无情的鞭鞑。

## 题

目本身就是充满悬疑的“味道”。作者通过抽丝剥茧的手法，让读者急于知道答案的焦灼的心情，追看下去，最后才揭露“味道”的来源。

爱薇

小说讽刺了一度大行其道的直销行业的某些畸形现象。

## 甄供

本篇以“我”为叙述主体，采用故事化、带有情感的叙述方式，间中略有曲折和波澜，这对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增进阅读者的兴味，是有一定的作用。

写法过于“传统”：开端、发展、高潮、结束，无异是束缚了艺术的想象。作者已捕捉到人物性格中某种元素，即“姑姑”身上的“味道”的改变，实则是思想品质的异化，可惜就没有进一步予以爆点骤升，让人物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充分“曝光”。模糊或淡化社会背景，人物的活动顿失依托，这样的构思和立意，就会使作品显得平淡无奇。

## 剧

情有其乖离正常状况逻辑之嫌，但仍不失为一篇小说味浓的精悍微型，讥嘲意味非常强烈。内容讨好，行文塑句未见特出，联想力有余，灵气不足。

柏一

## 杰伦

**本**篇成为三甲之选必有其成功之处，譬如铜臭味和臭尸味便是作者刻意的描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讽刺和鞭鞑？

合情合理的故事情节，是符合艺术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要求，对于这个极短篇的作者，本人有这样的期望。

# 又来美国

来到异乡美国的东岸，只要把大马的时间拨慢一个小时，两地的时间便没有差别；不过大马已经是夜晚，这里东岸是白天，却是相隔了12小时。今天在东岸是2000年11月24日早晨6时24分，大马是晚上7时24分。从蓝天白云、太阳亮丽、绿草如茵、林木葱茏的大马来到美国东岸，依然是蓝天白云、阳光亮丽，却是秋树萧森，触目的林木已是光秃秃，筋骨毕现，一条条尖尖的桠杈，片叶不留，树下的离离野草都像焦炙似的，枯黄憔悴。寒风料峭，每个人都穿上绒布衣，外加夹克，还觉得冷意飕飕，看着路面上枯叶在打滚飞舞，这才体会到黄叶舞秋风。秋风萧瑟，寒气逼人，踏出户外，瑟瑟发抖，这样子的萧条冷落，对我这个南洋过客很不习惯。出门次数越少越好，看CNN报道，邻近加拿大的Buffalo水牛城已经冰雪纷飞，路上积雪深厚，车辆被雪困在路中，行不得也，联想路人雪

拥蓝关马不前的困境，一定不好受。看着人们将积雪铲开，西部影片的冬景镜头重现眼前。这里不知几时下雪，但现在已经有点不胜其寒，不雪时又是怎样，现在是想不到怎样的情景。

11月19日早上十点多这里的时间到达Newark机场，女儿女婿小孙女来接机，载我去纽约唐人街法拉盛吃午餐，大概是星期天，行车去纽约，一路都没有塞车，但在唐人街的商店，餐馆是门庭若市，看来都是黄皮肤华人，上餐馆吃东西要拿牌子，等排号。停车场的停车位都被车子占据着，街道上走着人，餐馆坐满人，超级市场也是满着人，卖糕饼兼营小食店的也是应接不暇，看起来华人在这里真是丰衣足食，乐也悠悠。

回去Middletown要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纽约稠人广众，爱热闹的人适得其所。走出纽约，路道笔直，两边树木虽已干枯，没有一点绿意，但是觉得心旷神怡。

看见枯干树林里一间两间的屋子，一方面觉得美国地旷人稀，一方面又觉得美国人喜爱旷野，远离市廛，在密林丛中造个房子，与大自然亲近，享受悠闲人生。回去Middletown的路上，多见树木，少见人，远远一个市镇，树林里偶尔出现几栋房子，再过一段，远远又有一个疏落民居，跟着又是一片树林，在这些地方看不见高楼或什么大厦，都是矮矮平房或是阁楼，没有围篱的房舍屋宇，不管是树林还是山丘或是野地，道路四通八达，每个人自拥一部车子，即使远离市镇或街市，来去都没有问题，美国人选择居住在乡镇僻野，可见他们的人生哲学，不只是为“做吃”，也兼顾身心的享受。在这样一个不算人烟稠密的地方，也没有所谓市场、市区，市场不过是一些超级市场，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吃的地方有的是，比塞店，麦唐纳炸鸡店，小餐厅，大餐厅，不过不是集中一处。儿童游乐场地，设

备齐全，可以就地玩乐，也可买些心爱的玩具。那一幢幢的看似民居的屋子，都是人们办公的场所，或是餐厅；平房楼屋，窗明几净，不像街市，其实就是街市。为了吃个中餐，往往就要驱车走 30 分钟。因为地广，那间中餐厅是设置在另一地点，与居处相隔这么远，但到中餐厅光顾的客人却是四方来聚。昨天我们去一家叫龙运的中餐厅，这天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在美国是大节日，很多商店休业，因为大多数人都去渡假或省亲或回乡了。龙运这个由越南人开的餐厅，厨师侍应好像多是香港人，女儿女婿大概是常客，那个讲得一口流利广东话的越南人侍应生，大家一见如故。今天这里的客人比较冷落，除了我们这一桌，其他三桌都是说广东话。吃完走下楼，那边咖啡座，也有一两桌是白人在喝茶喝咖啡的。吃过中餐，打道回府，顺路便在那可能是唯一还开门做生意的超市买些用品食品，然后便回去温馨的家。

大概离乡背井的人比较容易与来自同个地方的族人交往结缘。感恩节的第二天 24.11.2000 还是假期，为了赴一个朋友感恩节的聚餐，不惜长途开车走二三百公里去赴会。早上 10 点，

一家四口驱车直驰 Boston 波士顿，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就是要去波士顿郊外一个朋友的家欢渡感恩节。波士顿曾是反殖烧烟草而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滨海之城，今天又以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在科技学术领导群伦而闻名于世。去年曾经过访，那时孤身一人，走访了琼士街的繁华市场，也匆匆走了一趟哈佛大学，品尝了当地著称龙虾餐。今天一家四口走过一段长路，看不尽两旁路上脱尽叶子光着身子仍然笔直指向云天的枯干树木所勾描的北风寒峭的画面，它们与那依然披着一身绿衣的圣诞树或针叶松相比，在秋风萧瑟中却一点也不寒伧。两边上下的路道车子川流不息，左边路道向上走是向着纽约，我们走的右边路道车子显得更多，三条车道奔跑着不同速度的各种型款的车辆，共同的方向都是迎着波士顿开去。车窗外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但我们都知道车外的是北风冷峭，只要一打开车窗，冷流便会蹿跳而入，马上就要打个冷噤；但是现在车窗是关得紧紧，车里开了热气，暖融融的，车外冷飕飕我们是不会感觉到。行行重行行，我们已到达波士顿，把车子开去唐人街，那个牌楼上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大的

字体已触进眼帘，华人四海为家还记得老祖宗的教诲，还算没有数典忘祖！由于是识途老马，道路都了如指掌，在那车水马龙的街道慢慢慢行，左转右拐，终于突围转到那个高楼停车场，进口牌子写着停车 12 元（美金），车子一楼上一楼，最后在第六楼找到了停车位。从停车楼回到街上，这个唐人街纵横交错，行人来来往往，我们径直走向龙凤餐馆，来得及时，有个空桌，坐下来看着每个桌子的人客都是像我们这样的黄种人。座无虚设，跟着又看见一些客人上来，但他们要屈就站着等了；民以食为天，一点也不错，唐人街的中菜餐厅门庭若市，那天在纽约法拉盛唐人街看见的中菜餐厅客如云来，在波士顿的唐人街也是同样的盛况，我的脑海又再浮现华人在这异域可是丰衣足食；我从餐馆来量测华人在当地的生活，应该是很标准吧。我们吃过午餐，看着离约会时间还早，便信步走去世界书局，书店里的人也不少，在当眼处的杂志五花八门，中国、香港、台湾的都有。书籍分门别类，但港台的言情武打小说似乎分量特别多，这里也有各种录像带，也卖文具和神佛泥塑木雕。在角落发现三几本五四时代作家的书，簇新一

如刚出印刷馆，我好奇拿出来翻翻，什么林语堂、周作人选集，我是不感兴趣，其他朱自清等人的作品，我的收藏便有不少，最后我什么也没买。这些书与那些在显眼处武打言情书一比，触景生情，真有点酸心，波士顿华裔吃得脑满肠肥，读读言情武打，看着离奇曲折剧情的录像带，听听港台歌星的

哼哼唧唧，大概是觉得很满足了！

还是回去停车楼取回车子，继续我们的行程。走出波士顿，直驰郊区，找到了朋友的屋子，这里就像美国其他地方的住宅区，屋子一间一间相隔开，但没有围篱，前面有个小草场，屋后也有个空旷的草地，屋主两夫妻，小楼成一统，居有

屋，出外有车，过的日子安安稳稳快快乐乐，难得有朋友来聚，天南地北，边吃边谈，又是乡情，又是族情，又是友情，融化了北风冷峭的严寒。

(2000年11月24日  
记于美国)

## 《燭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 商业广告  
内页:1/4 版 RM500  
1/2 版 RM1000  
全版 RM2000  
封底(彩色) RM3000
- 贺词:  
1/4 版 RM300  
1/2 版 RM500  
全版 RM1000
- 赞助:  
赞助本刊出版者,分为永久赞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助 RM5000 或以上者,其姓名将每期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额不限,多多益善,姓名及其赞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 《燭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性别: \_\_\_\_\_

团体 / 商号: (华文) \_\_\_\_\_

(国文) \_\_\_\_\_

地址 / 通讯地址: \_\_\_\_\_

\_\_\_\_\_ 电话: \_\_\_\_\_ 传真: \_\_\_\_\_

电子邮件: \_\_\_\_\_

献捐数额: \_\_\_\_\_ 现款 / 支票 / 汇票号码: \_\_\_\_\_

征求人姓名: \_\_\_\_\_ 签名 / 盖章: \_\_\_\_\_ 日期: \_\_\_\_\_

/ 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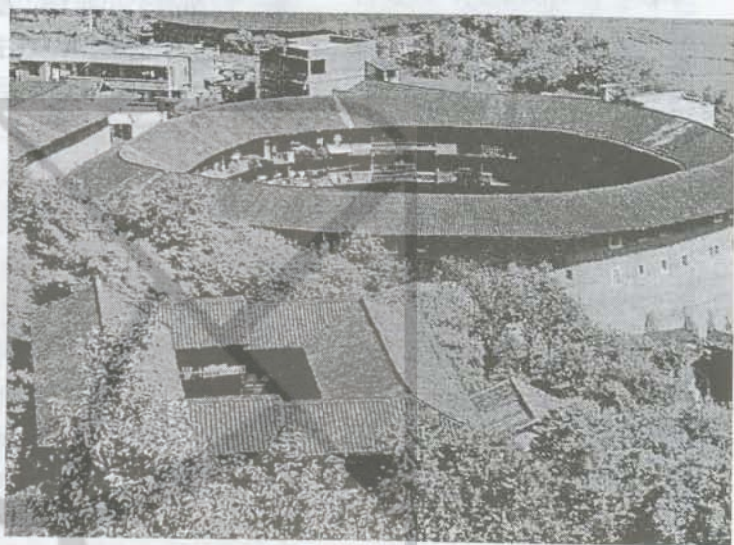
# 历尽沧桑的客家土楼

## 永定土楼二万多座

去年与思东、蔡策兄等赴中国福建一行，先到客家祖地宁化去祭祖，参观客人流落地。随后从宁化回到龙岩市，再辗转到达永定观赏举世惊叹的客家土楼。

到达永定，参观振成楼，实地查察后才知道，福建永定县现有土楼二万多座，其中圆楼三百六十多间，多分布在湖坑、古竹、下洋等，也散布全县每个乡落。

永定土楼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被称为汉族五大传统住宅。而永定土楼种类繁多，主要的有府第式方楼：殿堂式围屋、五凤楼、方形楼、五角楼、吊脚楼、走马楼、八角楼、圆楼、纱帽楼等。我家乡梅县松口松北乡车子坝的古屋，称为“大夫第”，即是模仿古代帝王宫殿式结构建造的，已有二百年的历史，此种大夫第式土楼，多



建于福建永定高陂镇。

## 土楼为中国 三大建筑代表之一

据知：最大的土楼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可住一百多户人家。最大的圆楼直径八十四米，最小的土楼占地也有数百平方米，可居三、五户人家，其中以占地千多平方米，居住十多户人家的土楼最多。土楼有高达三、四层、或五、六层的。历史最久的一座馥馨楼，建于北宋，已达一千年。又有十多座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其中一座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承启

楼，盛时有八十户，六百多人居住，称为“圆楼之王”。另有一座具有二百年历史之久，全国最大的客家围屋，建于广东深圳龙岗镇罗瑞合村内，占地二万平方米，设有房间三百八十多间，住千人，围屋呈回字形，气势雄伟，南北宽一百八十五米，东西长一百零九米，始建一七八〇年清嘉庆年间，历时九十年，于一八七一年完成，亦为客家土楼的一大特色。

日本学者茂木计一郎教授赞誉永定土楼如地下冒出来的自然生长的巨大蘑菇，

或是如刚自天而降的黑色飞碟，难怪振成楼与北京雍和宫、长城被称为中国三种建筑的代表。日人说客家土楼与其说是一幢庞大住宅，不如说是一座小的城市，信哉其言！

## 土楼为聚族而建

客家土楼的兴建目的，是聚族而居。

土楼的兴建，除聚族而居目的之外还具有安全防护、防风抗震、通风采光、保温防火、隔热御寒等功能。无论是园寨或方楼，都是楼中有楼，环环相套，厅堂、卧室、水井、贮仓、花园、学堂、廊道、门坪、畜圈或戏台等，一应俱全。

土楼都设有厅堂，设祭祖先的供桌、悬挂祖宗遗像、圣人教诲和祖先遗训，或作为宗族议事。婚丧喜庆，或接待亲友、宴客、待宾、或举办大型活动等。客家人重教兴文，设立书斋（学堂），以供教学之用。楼楼有雕刻的楼名、楹联遍布楼门、厅堂、廊道柱上。像振成楼之对仗工整，平仄讲究的楹联，既标明客家堂号，又寓含中原故土和祖先的缅怀，意义深长，激励有加，如“环水朝逢门迎秀丽，兴诗立礼宅焕文明”、“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存忠孝心，行仁义事”、“教子读书，不超群也脱俗；督农耕稼，虽无余积省求人”、“干国家事，读圣贤书”、“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入相见，最宜结重人伦”。土楼在进德修业、礼义教养、敦品励志及激励向上，在楹联充份发挥了儒家人伦励志之精神。

土楼只有一个姓氏聚居，绝无他姓，也都是同宗同族，而且继承汉文化宗法制度，遵循列祖列宗遗训，维护族长尊严，使同宗同族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 土楼形成之因

土楼的形成，是有几个原因的。客家先民，原住于黄河流域的汉族，在晋以前几乎都是河南、陕西一带人，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以及异族入侵等原因，不断由北方迁到南方，朝人口稀少、文化落后的山区迁徙留居形成的。据史家论定，客家人经过五次大规模的迁徙：即首次在晋末五胡乱华，由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流域一带；其次是因唐末黄巢作乱到五代纷争，又由长江流域迁徙到江西东南、福建西部及广东东北区域；第三次是宋末时遭金元族侵略，客家人守卫宋室，抵抗元兵，直到宋朝覆亡后，举族由江南逃至福建、广东及

江西一带；第四次是客家人反清复明思想运动而遭追击到偏远的南方、广西等地；第五次是太平天国末期，因客人参与起义运动，更多被清廷追杀而逃逸东南方山区，甚至流亡海外，以上种种原因促使客家族群居山地，聚族而建成具有传统文化艺术之土楼。

## 土楼具文化艺术之美

土楼之形成，既是历史遗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政治促成的。由于客家汉民族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之土楼即是汉民族的文化特征。故有人说永定土楼是一种美学，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玄学，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人生，更是一种命运。更有人说，土楼是一个句号，引出无数的惊叹号和问号。的确，土楼是一个句号，它标志着一段漫长岁月和封闭历史的终结。世界正瞩目土楼，土楼盼走向世界；但土楼要走向世界，土楼里的客家人，先得走出世界，囿守在狭小坚固的句号里，不但写不出一个现代化的问号，更不可能创造出许多雄伟壮丽的惊叹号，这是许多人参观了土楼的心底话。

让土楼走出历史，创造历史吧！

# 华教大军礼赞

百八十年，悠悠。悠悠的华教历史长河，曲折迂回。

风雨飘摇中，波涛汹涌，激流澎湃，血泪交织，悲歌慷慨……

一支无尽头的队伍，高举民族教育薪火，浩浩荡荡，昂然前行。

队伍里，有筚路蓝缕、倾家兴学的先贤，有义无反顾、以身殉道的烈士，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斗士，有默默耕耘、静静付出的仁者，有忠心耿耿、涓滴捐献的民众。

想起了“企业可以收盘，学校不能停办”的陈嘉庚；想起了登高一呼，创办南大的陈六使；想起了日寇屠刀下喷涌着热血的铁抗及爱国师生；想起了被英殖驱逐出境的胡一声校长及反殖教师；想起了力挽狂澜于既倒，拯救华教于危亡的林连玉；想起了年事已高而身陷囹圄的沈慕羽和林晃升；想起了复兴丹中的功臣郭彩兰校长；想起了巴生中华独中的拓荒者与守护神越雅山；想起了“天天做华教运动”的“华教老人”张雅山；想起了群众捐献南大、独大及“独中复兴运动”的热火朝天场面……

这支华教大军，一代一代地，不断接棒，不断行进，在狂流肆虐、顽石横阻中，不断发展，不断建设——从以方言传授文言文的旧式私塾，到以华语教导白话文的新式学堂；从日治时期所有华校的关闭破坏，到战后的复办重建；从简陋不堪的茅舍、亚答屋、板屋，到今天设备齐全的巍峨黉宇；从早期的私立小学，到单元化教育法令阴影笼罩下的国民型华小；从改制风暴前的华文中学，到浩劫后的华文独立中学；从南洋大学被扼杀、独立大学被拒绝，到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国际学院诞生。而今，在祖国辽阔的大地，屹立着 1283 所华文小学、60 所华文独中、3 所华文高等学府。

一百八十年，悠悠华教情。

如今，这支在血与泪中熬过来的华教大军，以满怀的成就感与自豪感，整装迈步从头进发，踏上跨世纪的华教新长征，为民族千秋大业的壮丽宏图——新纪元学院及未来“新纪元大学”，贡献一砖一瓦，一木一石！

## 田舟诗二首

### 1、水蛭的考量 ——大选后印象

只要长着尖喙的鸟儿  
舌尖飞扑得又快又准的蛙儿  
都不反对  
几阵淫雨之后 潮湿漫漫  
季节再度属于我们  
在朽木腐草间  
我们会把自己 好好地  
再掩饰五年

值得关注的是  
皮下的神经  
已提高警惕  
伸缩 跨步 黏附……  
姿态都必须提升  
吮吸 更要做到  
是对血管的关爱  
饱醉后 随时准备  
掉落 潜逃



### 2、迎千禧

1999年  
最后一个夜晚  
在子夜的星光下  
旧世纪  
依依不舍 向我道别

当我正准备  
以喜悦的心情  
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线曙光  
我惊觉 它忘记带走的  
一件行囊 足有  
2000公吨  
里头装满的 尽是  
人类的问题

(于 1999-12-31 世纪之交)

## 灯笼 (外一首)

/ 吴岸

### 记一次农村 中秋灯笼赛会

孩子们提着小灯笼  
 四方八面  
 象萤火虫一样  
 从山野里飞来  
 从葫芦顶  
 从毛烟港  
 从金珠盛  
 从上湾头  
 飞向石角河旁  
 列队在祖师宫庙前的  
 广场

锣鼓响了  
 人心动了  
 沸腾的人群中  
 一个孩子  
 蓦地擎起一个吐珠的龙头  
 一条火龙  
 从孩子们小小的手里  
 飒飒然飞腾上  
 夜空

注：诗中所引的地名皆为砂劳越古晋市郊乡区的名称。

未志理賦  
 壬戌年秋七月兒畫  
 於未志理之六清堂

## 访天涯海角 ——怀苏轼

当年的蛮烟瘴雨  
 湮没不了你孤傲的足迹  
 山鸣海啸  
 也掩不住你动地的歌吟  
 被流放的诗魂呵  
 在天地的绝处挺立  
 挺立成顶天的  
 椰树

我在九重葛的红紫中  
 遥望山下翠绿的椰林  
 岸外蓝天连碧海  
 雪浪拥白云  
 天涯海角何在？  
 天已无涯  
 海已无角  
 来自五洲四海的诗人  
 此刻正把自由歌  
 唱向  
 九霄外……



(1998年3月28日于中国海南省三亚参加第四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时作)



## 与会议中的诸位同志

田宁

在一种运程的拆解后  
排开众议离座而起  
你占有一方之墙

你当然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认识你  
你的名字只是一组读不出的符码

你的眼神是那么看着吗  
看了七十年八十年也许还多一点  
这又有什么重要呢？反正都叫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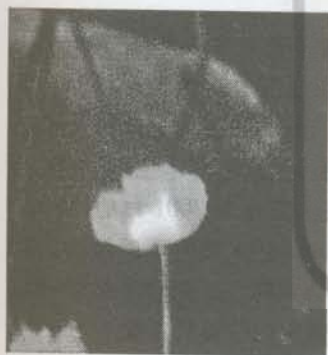
看看你的眼神有些落寞吧  
不要紧你的发型过些时候也许再流行  
你的服式就难说定

看看你的眼神有些酸楚吧  
仿佛直视我的脑我背后的墙  
一直伸延到地球时差的另一边

每逢清明节有谁隔洋回来祭拜吗  
你当然不答我  
我也无从查究只不过说说……

这些年月你真这样直视着吗  
凝视你自负的额角忽然惊见  
莫名的抽搐缓缓地爬上框子里的两肩

——我赶快把眼睛揉一揉  
(11-04-1997)



## 不再罌粟的山村 ——访泰北苗寨村落

(新加坡)凌江月

随着罌粟的风华远去  
几棵让人浏览辨识的花果  
倒不觉孤零冷清  
它那绰约的风姿  
吸引兴致高昂的快门对焦  
将镜头调得更贴近

当金三角荷枪  
繁殖毒果的年头  
丛林深处

总是掩映着昆沙的身影

封闭的山村  
在预料之外  
除去神秘面纱  
游人围拢之日  
却是罌粟落荒之时  
或许仍有漂泊的种子  
跟随流动的脚步  
散落在贫困偏远的山区



## 喜迎新机遇寄友

### ——贺岁诗 2001

中国 / 杜运燮

如今一切都在求新求变  
人要活到老变到老，老人也要变  
即使是一天有新改变，更聪明一点  
也算战胜了一个新的挑战

迎来千载难逢的机遇真是好运  
振兴中华在新世纪要迈出惊人的步伐  
喜事不断，眼看一件件都要实现  
不妨为这个春天多说几句吉利话

国家民族有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衰病老人也有自己的独特春天  
只要还能多发一天的耄耋之热  
就是不虚度奔向信息时代的一天

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几百年  
今天要治好病，智慧大放光芒  
不但要办最好的奥运，多拿金牌  
载人飞船还要上天开拓新边疆

注：1999年底，我写了一首《迎接新世纪寄友》，打印在我儿子自制的贺年片上，算是拜年，也是通报近况，亲友们尚喜欢，海内外有几家报刊还登载了它。不觉现在已到2000年底，想再写一首作为2001年的“贺岁诗”，联系到上一次写的，决定今后每年都写一首，作为“贺岁诗系列”。只要还能写，将继续写下去，希望亲友们也继续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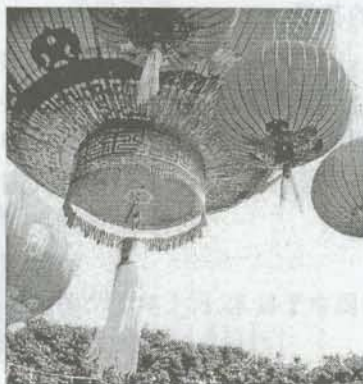
神女惊叹天下第一坝，笑迎新西湖  
信息业大普及，“点击”声越来越密  
北京人要畅饮长江调来的甜水  
广东人要天天用云贵高原的东送

良之、翠芳兄嫂及家人

祝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电力

我的人生虽然已进入冬天  
今年心里也充满特别浓的绿色  
因为好几个春天巧遇在一起  
我也想学惠特曼高唱大路之歌



2000年12月25日

# 诗歌

唐珉

有关山当年的韵事 我  
会毫不羞愧告诉你 我  
亦是当中的浪蝶狂蜂

割胶的

采樵的

养猪种菜的

## 情事

英伟挺拔

割胶的

迷恋他

肩宽胸厚

采樵的

痴缠他

襟怀壮阔

养猪种菜的

依仰他

风雅潇洒

我 一个小丫头

爱慕他

风流岁月也算绵长

终于捱不住思变的人心

一袭鲜亮绿袍 却已嫌

土气过时

拂袖他去

已亭亭玉立的小丫头 我

匿藏那份幽思 亦

渐行渐远

今天 他牛山濯濯

胸骨凸露

神情枯寂

几已坐化成

被人遗忘的破落古迹

遥隔滚滚红尘

日日伤情的凝望

亦渐摧损我已黯淡的风华

也曾想过和他一起终老

又叹已回归无路

## 夹着月色

李寿章

点点灿灿的营火

乡愁岂能在光芒中褪尽?

夹一片故乡的月色

扁扁的，故乡的月色  
宛如夹一片唐诗宋词的月色

天边的月色呵!

乃我久别心中的弦

回绕在弦与月的交契

醉在相融相守

天长地久，一脉情牵

## 醋溜白菜

坦荡

滚烫中

怀抱

真纯

醋酸里

坚持

包裹

沧桑

屈辱

一层层

孕育

汉白玉的浑莹

以

千年的智慧

任凭谁

对我

诬

污

衰

奸

2000.08.14 初稿于中国青岛

2000.08.18 修于马来西亚

后记：

1. 醋溜白菜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菜肴，简单爽口，咬嚼间令人回味无穷。
2. 8月10日在北京与社会科学院教授学者们的饯别晚宴上，黄侯兴教授酒戏，他挟筷叫我写首诗，作为将来另一本新诗集的书名；诗人秋山看到热肴上桌，误闻诧道：“粗鲁白菜？”
3. 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后的山东旅游途中，进一步发现诗人吴岸的人格光辉和涵养。
4. 乘马航回国，知悉国内发生的重大新闻：安华被判入狱，巫青团向华社示威，新官领袖喊流血论，风声鹤唳，而在霓虹灯闪烁的首都吉隆坡，目注灯柱上悬挂着今年的国庆口号：KERANAMU MALAYSIA。（因为您，马来西亚），心戚戚。
5. 我突然想到《渔人的晚餐》，那十多年前写的诗篇《投诉》。

中国武汉 / 古远清

## 甄供：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高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写杂文的作者因针砭时弊，不留情面，均难免交“华盖运”。在南洋写杂文的甄供先生也不例外。他十年前在《星洲日报》主持副刊《文艺春秋》期间，因在别的报纸发表《要有八部天龙精神》而遭老板训斥、处罚，只好愤而辞职。如今，重读这篇杂文，感到该文在痛斥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方面起到了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作用，难怪为一些人所不容。所谓本报社职工不能往竞争对手“敌报”写稿，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甄供为此丢掉了一家大报副刊主编的职位，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在进一步锻造了甄供的人格，给他提供了更丰富的写作题材。甄供正是本着这种宁折不弯的韧劲，在杂文写作道路上不断攀登，终于成为东南亚乃至海外华文文坛具有鲁迅风骨的杂文高手。

众所周知，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微型小说、散文、新诗著称。写杂文的虽有不

少，但较难自成一家。甄供则有所不同。他的杂文不但为兴旺的东南亚华文文坛增添了新的文学品种，而且别开生面，捧读之余有文笔老练、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作品题材丰富，举凡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理财之道、人情世态、社会习俗、男女情爱、人文素质乃至文学艺术、读书生活，无所不谈。如果要分类，一类可称之为“时代杂文”，即针对时代潮流及社会思潮中带倾向性的问题、现实工作中当务之急问题而谈。像《勿令华社震惊》、《文运·家运·族运·国运》、《灭种云云》，有战斗性，无斗争状；有火药味，无骂骂腔，处处可感到作者那颗火热的忧国忧民之心。

甄供写这些杂文时，高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面对残酷无情的现实，心向美好的未来，不赶时髦，不媚悦大众，具有一腔赤诚的胸怀，对于种种没落腐朽的现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言论，以及不利华社发展的行

为，作者均及时地加以强有力的揭露与无情的解剖。如《反对“驼鸟人现象”》、《赌》、《有言难言·信口雌黄》、《新春话“捞”》，便是这方面的力作。另一类为“文化散文”，谈论各种文化现象，内省人生，外讽世态，不论深入浅出还是浅入深出，总不离弘扬华族文化的高雅旨趣。如《华族团结小议》、《为何不提马华文学？》、《愚蠢与“文学才华”》、《化文化沙漠为绿洲》。

读甄供的杂文，还可感到他始终饱含着一位杂文作家关心大马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华族的命运、关注时代的进步和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炽热情怀。他认为，为文造情写不出好作品，一般的发些牢骚和伤离吊往，也不符合杂文的文体要求。他的作品总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正因为如此，他的杂文很少套话、空话，而有的是肺腑之言，或说出广大读者心里想说而又无告的话。像

鲁迅的题目谈自己蓄胡须的经历，读之令人忍俊不禁。其中“剃须容易蓄须烦”，不用“难”而用“烦”，说明作者下了练字功夫，非亲身经历者所不能道。结尾由胡须的冷暖联系到世态的炎凉，过渡得非常自然。这正好说明幽默不仅可以加强行文的亲切感，使读者阅后获得一种艺术享受，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发挥杂文的艺术功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甄供并非诗人，但他的杂文常常能做到诗与政论的结合。他以诗人的敏感与杂文家的锐气、批判精神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兼有诗与史的笔致。有些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是诗，如《你是火，你是照妖镜——献给乌士曼·阿旺》；有些标题则引自唐诗，如《道是无情却有情》、《恶竹应须斩万竿》。有的段落则是不分行的诗，如《闲话食客》中的一段：“手摇板扇，削肩馋笑，以示他的风雅；捏笔作状，贩点灰黄，以显他的文才”，从这对偶与排比句的运用中，可看出甄供的文字功底。他还有一些杂文，有诗的情趣而无诗的艰涩和玄虚，而更多的是一咏三叹的深沉，这也透露出这位具有鲁迅风骨的资深编辑的文学才华。

想的合力”，与那种钝刀子割肉的评论是不能相比的。

读甄供的杂文，还会发现他的笔力十分尖刻，同时学问也很渊博。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唐诗宋词，征引似信手拈来，得来全不费功夫。对于像《龙的变异及其他》这样的杂文来说，征引就不单纯是知识问题，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和哲学思辨力。作者从《龙的传人》流行歌曲想到成语中的“望子成龙”，再评论“一龙生九种”之说，可看出甄供是一位善于思考、满脑子充满了问号的哲人。他对中华文化典籍是那样熟悉。在其他杂文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现了他掌握社会思想史、政治史、科学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学史的多种才能。正因为具备这种渊博的学识，他才能把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提升出不同寻常的哲理，才能跨越不同的时代进行纵横的比较。《且说青少年“失踪”事》，便是这种由古及今、由妖到人进行比较的范例。

杂文要生动，离不开幽默作润滑剂。不能说甄供的杂文处处有幽默，但他的作品无逻辑概念多于形象思维、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情况。像《说胡须》，借用

《应有豪情胜椒山》、《被撒在交通大道上的种子》，均是直面人生的佳作。《叶的事业》、《让阿Q冤魂安息》，则是心灵的呼喊与良知的具体表现。《恶竹应须斩万竿》、《略谈兽性》，则爱其所爱，恨其所恨，表现了一位真正文艺工作者的浩然正气。

甄供不仅善于发现时弊、鞭挞时弊，而且在批判中表现了他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他在不少杂文中透露出来的新颖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与他洞察世事入木三分的本领分不开。在这里，最可看出甄供深得鲁迅杂文三昧之处。如《为何不提马华文学？》，由远及近，由小到大，层层剖析，道出马华文学是比舞狮耍龙更高层次的文化道理，真可谓是慧眼独到，不禁叫那些只懂毛皮、不知华族文化精髓的华族政治人物出一身冷汗。在《略论中庸》中，作者指出“中庸这码子事，只有在彼此力量均等，为了保持某种稳定性和距离性，才会如烟花似的幻现一下。如果什么都不是，也不顾时候和环境，便张嘴大叫，其效果往往是这样：对于强者是进攻前后的烟幕，对于弱者却是一种乞怜和哀号！”这种议论有锐气，有激情，是所谓“激情与思

## 莲瓣一品

## ——并读同题《醋溜白菜》的两首诗作

中国 / 罗青

从《燭火》第四期首页读到晨露女士充满美好的“菜畦”情致的《醋溜白菜》，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感悟其“菜畦”情致，那是因为有位对晨露散文小品的评论者，精当地赞美她开拓着一畦特别的精神的“菜园”，园中种植的是人们“在城市欲望中失落的，但是生命深处最自然本真的心情”。我觉得将这份称赞移到对《醋溜白菜》的解读，正可裨同。发出会心的微笑，是因为略知诗中一个细节的产生的背景：那晚我偶得一缘在北京渔村酒家与马华作家们同桌聚欢，上这道山东家常菜时，端菜报名儿的小姐报出“醋溜白菜”後使一时没有听准的秋山大讶，他脱口而出：啊，“粗鲁白菜”？大家也好生奇怪！经解释，北上的客人当即弄明白了谐音是怎样在引起误会。那个总是能勾起在场者愉快回忆的“粗鲁”新“典故”就这样诞生了。晨露情趣温温地追记，在“碰杯”“击碗”、“引喉/歌吟”的情境中，“初来娇客/乍听京片子/何妨/借“粗鲁”的谐音/微醉朦胧中/一碟醋溜白菜/添个浑号”。她美美品尝陌生的菜肴滋味，说“浇淋以醋”会“让味蕾绽放”，颇含诗趣；说“细细啮嚼/一份甜一份酸/相连相贴”，则妥贴地结合了“饯别宴会”的依依别绪。一笔诉不尽对这白菜的体味，又在诗末重提“醋溜叠‘粗鲁’”的深深忆印，纵使高楼望尽天涯归雁，那新鲜的感受似也可能随雁翅之“翱翔”追向南去。诗中具体状写白菜的一节，“叶叶层层/密密包摺/阳光雨水/裹一圈圆”，却是紧衔着同“明日分/南北山水隔”相对的“今朝聚”来展开的，素色多纯味，自然增幽姿，抒写得十分情真意切又隐约仍见她独具的“菜畦”情致。白菜叶片直可比作莲花瓣，堪品赏者在其清简淡雅。

巧在手边王涛寄给我的一叠今秋诗稿新作中，也有一首同题之作，便抽出来欣赏比较。诗思的引发也是从同一席上“醋溜白菜”这道菜肴开始的，而初稿却是在一周后游历青岛时。

诗三节，不长，全录如下：“坦荡 / 滚烫中 / 怀抱 / 真纯 / 醋酸里 / 坚持”（一开始就摆脱直写白菜在烫油中拌过，又浇上调制好的醋酸、淀粉汁等历程）；“包裹 / 沧桑 / 屈辱 / 一层层 / 孕育 / 汉白玉的浑莹”（似乎尚存一点层层包心的白菜形象的影子）；“以千年的智慧 / 任凭谁 / 对我 / 诬 / 污 / 褻 / 奸”（已经从浇汤汁的喻指升华到全然不同的另一高境界来作诗，来抒怀、抗争并赞颂了）。

我诧异缪斯女神赐予青年诗人一支何等异想天开的秀笔，他咏物之意全不在物，而是在一番咬嚼回味后，大出意料地倾力颂起人来了。当然一眼是猜不出在颂美谁何。然而“后记”注三注明“马华作家作品研讨会后的山东旅游途中，进一步发现诗人吴岸先生的人格光辉和涵养”，我们清楚了作诗的主旨。回头再细读他对尊敬的前辈所唱赞美诗，平平实实中识得非同凡响之处，不得不惊喜于十分值得共欣赏的这一上佳奇篇。王涛的借物，借得充满智睿的灵气，他老练地把握住了诗美所要求的简洁、明达。谋篇上，三节诗抓的是“醋溜白菜”总体印象，白菜本体和浇汁这三个环节。描写上，精到的描绘在物和人两者之间摆荡，形神共得似与不似之间的巧妙，不过格调仍是非常朴素无华，达到诗作想表达的内容和所取形式间的一致。第二节，一棵白菜，层层叶片紧裹的内容，下笔大胆浪漫，不拘定格。由“沧桑、屈辱”反激而“孕育”的玉莹石坚的净洁人格，当然蕴藏“千年的智慧”，这样才有了以下对斗士以“智慧”来与“诬 / 污 / 褻 / 奸”作勇敢抗争的赞美。转折得聪明而灵动！过了几天，诗人回国后又在“风声鹤唳”的不安环境下修改过诗稿，“心戚戚”地。这就更使人明白从将菜肴的“酸”滋味所由来的“醋酸”，敏感地提升为对某种人生磨难和砥砺的基液，创新之意的深层含义更具认知价值，使读者可能领会到有价值的事物如若被撕的一二悲怀之情。那么，这首《醋溜白菜》写成咏物同政治抒情相结合的这个模样，看作诗人诗艺臻于成熟的某一标志，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被颂美对象的人格光辉，当同耀于首都霓虹灯柱上闪烁的煌煌口号。王涛意绪满腔，热血激涌的菜肴歌里，这棵包心白菜，不是也可比作白莲晶丽的花瓣？这一莲瓣，堪品鉴者在其清蕴贞洁。

# 他们是马来西亚和 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 / 王枫

前年盛夏，我采访了马来西亚的著名诗人吴岸，阅读他的大量诗作，并参加了中国文学评论家为吴岸举办的诗歌研讨会，第一次接触马华诗人与高水平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品。

今年金秋，以吴岸、驼铃为首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中国社科院侨联组织的马华文学作品研讨会，又使我接触到了十几位作品质量上乘、为人谦和而亲切的马华作家。多日来，我细细地看过了中国文学评论家对每一位马华作家作品的评价，浏览了这些作家送给我的著作，并研读了部分国内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成果，我不仅惊奇地发现，马华文学队伍如此群星璀璨，也初步了解了马华文学为何会有如此难能可贵的成就，它应了中国一句名言：梅花香自苦寒来。

马华文学队伍之所以被称作是一支朝气蓬勃并很有潜质的群体，我想：是因为它有着冲破艰难险阻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有着崇高的造福人类的使命感，还因为它扎根在马来西亚这片沃土中，运用着传承五千年至今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去履行沟通马来西亚乃至世界各族人民心灵的文学使命。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我这个新闻工作者却在“外行看热闹”中被马华文学作品的魅力所震撼，以至拿起就放不下，直到窗外晨曦微露。我喜欢吴岸的诗，它带着我的思绪飞越重洋，去关爱砂劳越那片壮美的国土，去体验他心中的深情；我喜欢驼铃的小说，它引领我身历其境般感受了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我喜欢伍良之的散文，那充满对亲人的挚爱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关注之情让人心动；我喜欢甄供的杂文，它的战斗性让世间的丑恶无处藏身。我也喜欢田舟诗情的浓郁、田宁诗境的随意，王涛诗心的浩淼、秋山诗意的细密，还有晨露散文的清纯与柔美，能使挣扎在浮躁的金钱社会中的人感受到一溪清流的滋润；更有梁放作品朴实、自



## 味亚西来巨景

然的描述，能在那浑然天成与不动声色中，让读者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动容。马华文学家们的作品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展示了生长在这片国土上的华族群体对马来西亚的赤子深情。

我还欣喜地看到：马华作家们是一个团结向上的群体，他们不仅能互相帮助、切磋和鼓励，使马华文学新人茁壮成长，让马华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到中国寻求母邦文化的滋养，以期更深入地、理性地认识马华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今后的努力方向。

他们不断向友族学习，把马来文学和淡米尔文学作品等译介给华族及中国本土的读者，这不仅加深了马来西亚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也使中国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以奥斯曼·阿旺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各民族文学作品的优良。马华文学作家们超越种族、国界、偏见的束缚，向着平等、自由、真理迅跑的美好追求，正是马华作家群体得以发展、巩固、提高并为马来西亚做出应有贡献的有力保障。

在与他们相处的短短两天里，我得知他们来自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却共同用心血浇灌着马来西亚国土上这株常开不败的华文文学花朵，以致于当地的华人读者隐姓埋名为诗人吴岸的诗作谱写出发自肺腑的歌，以致于中国的学者争相研究马华文学作品而不图索取报酬。这种心灵的相通，是人类最美好的期盼和馈赠。为此，我肃然起敬！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侨联组织的这次活动，它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了解马来西亚国土上这群优秀的华文作家；感谢甄供先生的邀约，容我在《燭火》这本于艰难中起步、却满载马华作家爱心与热望的刊物中写下我的小小感想。

作为一个归侨子女和做过十年“华人华侨”专栏的编辑，我在用心灵感知着马华作家群体，理解着他们，热爱着他们。在这本专刊即将出版之际，我愿对读者说：他们是马来西亚的骄傲！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000.10.25.)

(编者按：王枫女士现为新华社《了望》周刊社编辑、新华通讯社归侨联谊会理事。)

## 明月照漓江

/ 王涛

## ——第5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侧记

生命是在不断的发现中成长。

怀着愉快的、学习的心情，我在2000年8月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侨联海外交流中心主办的“马华作品国际研讨会”，随10位马华作家诗人返回马来西亚后，又匆促的在9月初飞赴广西桂林市参加“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时间的飘逝，时空的流转，触动着我心灵中那一份漂泊的情愫，愿天地之悠悠，诗美的积淀、诗思的澎湃，写作的冲动是这么激越，前所未有的奋昂和欢悦，更何况心中常浮现吴岸的期许与祝愿；另外一个引燃我的诗创作之火的，是北京的新知罗青先生了。

在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得知我是与会诗人之中最年轻的一位，更自觉庆幸有这福气参加，更珍惜学习的机会。诗会中年龄最高的据说是中国著名老诗人吴奔星。虽88岁高龄，但诗人是不老的，见他灼灼眼神，握麦克风侃侃而谈，中气十足，似乎在朗诵着一首鼓舞人心的诗章，他满怀期许的呼吁各界诗人支持《扬子江》诗刊，语调中充满了爱，眼瞬间闪烁着奉献诗神的情。

诗会在漓江饭店开幕与闭幕，圆满举行，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老中青华文诗人，提呈诗歌论文，交流诗艺，汇报各国华文文坛状况，探讨华文诗的目前和未来发展趋势，诗歌流派的问题，华文诗人的社会与艺术地位等，也对华文新诗的发展前景，怀抱着乐观的态度和看法。

诗会让诗人千里相会，是一份缘，是艺术探索的呈现，诗篇是印证诗人的生命痕迹，一分欣赏与相互学习鼓励的心怀是必要的，诗吾诗以及人之诗，文吾文以及人之文，成长至成熟的过程，因为对人类的爱在燃烧着，对真、善与美的追求，延续着，并对诗作品的成熟度，思想的深邃，艺术手法的新颖，起着一种内省的激荡作用。

诗人有了自我期许的使命感，我们期待人们对人类精神粮食，耕出更丰美的谷子。

在诗会交流中，诗人忠于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是重要的，华文诗人不需矮化自己，反而应认同，发展华文在诗歌艺术创作中成为优秀语文的魅力，以及提升诗人的人文素质、诗质、艺术美学

参观广西师范大学留影。右起：张利群教授、诗人秋山、王涛、张民、晓晶。





家王 鉴赏水平。

工 农 兵 日 报

× × × ×

我在诗会中，认识了一些诗人，其中有些是慕名已久的诗坛前辈，他们给我良好的印象，同时也是学习的对象。赋别之后，至今常常怀念着，盼望他日再相见。

## 香港 犁青

他是1993年4月6日在广东省惠州市举行的“南国诗会”上，与吴岸等23位海内外诗人倡议发起成立“国际华文诗人笔会”的发起人之一，目前是笔会的执行主席。他沉静寡言，亲切随和、内敛、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总是默默注意，运筹策划，积极前进，有诗人赋诗形容他是“一头落力拓荒的牛”，他不愧是具有远见，可敬佩的壮大着华文诗队伍的孺子牛。他微笑向我说：年轻人多多努力。其温馨如桂林中秋的阳光。

## 广州 野曼

一个青春型不老的诗人，热情的诗人，任劳任怨的诗人，他说在诗会的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在激动中，时时收到了诗人们交给他的诗篇新作，这精神产物，让他英雄重英雄，惜诗如金，怀着这份时时感悟，常常激情的非常，诗人始终是诗人、奔放、关怀人群，正视生命，宣扬着爱与真理。

据知在编辑《国际华文诗人百家手稿集》时，他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劳力，在理想与现实的构思与完成之中，考量了他的能耐，执著与诚恳，在诗会的筹备和推动，他肩负重任；他和犁青，身旁有个默默在支持着追求诗的艺术世界的贤内助。

## 诗人洛夫

有“诗魔”之称的洛夫从温哥华返台北，再赴桂林出席诗会，他在论稿发言中谈到他的漂泊情怀，是一种民族大流放的情意结，时间与空间及精神的促成因素，挟着海外华人的心绪，是诗的情关，他完成了三千行“漂泊式”长诗。

他满头白发，苍而不老，在漓江刘三姐号轮船上挥毫写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写毕，无印章，在笑谈中，以印泥画制盖章为记。

9月12日在漓江饭店的晚上，我们在楼下客厅闲聊。他指导我的一首旅游诗说：一个人学问好，但未必能写出好诗，不过在学问上，却能帮助写出好诗。一句一点意思，诗就点出来。他说：写诗要写诗意。历史时间因素是需要考虑在诗意之中，加强了诗思，我当晚完成了诗作《秋风的话》。

洛夫当晚不经意的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原来当年在某餐会应酬中，题过一首饮酒诗，其诗中的“酒鬼”两字及诗，被某酒厂暗中盗用，目前还进行着诉讼呢。

我想到8月在北京，刘创元教授买了一瓶名叫“酒鬼”的酒，说要找“酒鬼”

们共饮，于是便找喜欢喝酒的伍良之、甄供、黄侯兴教授等作家在房里雅聚，而那瓶设计独特：一个小麻袋被扣压着上口，形状扭曲怪异的酒瓶，是由叫黄永易的艺术家设计，“酒鬼”两字是取自洛夫题诗的手迹。洛夫念着10年前在湖南参观某酒厂，吃饭喝酒后写的“酒诗”：

酒鬼饮香泉  
一醉三千年  
醒后再举杯  
酒鬼变酒仙

洛夫说：诗人是精神上的浪子。

他认为华文诗要有朗诵特色，希望电台、电视台制作一些供朗诵华文诗的节日演出。

## 尹玲

这“战火纹身”的女诗人，文学博士。

诗是小众的，她说，桂林记者刘春应该记录下来。诗是艺术的杰作，我心想，一如她：独特、自我。一头白发丝，那一脸结合了越南，聚合了中国，拢靠了法国，捣成了对生命无限关怀，深沉的爱。她是存活下来的时代的见证人。读她写的诗，掩卷之后，仿佛听到战斗机隐隐飞过的声响，当然夹杂着枪炮声，更有哭号声，也有听不很清楚但听在耳里的大人物、高尚人士的饮胜声浪。她是少数以诗刻划残酷的战争的华文女诗人。

当年她在越南，目睹越战，死尸遍布城里乡外。她说：那景，那尸味……当年一个晚上在台湾与在越南的父亲何斯馨的一通电话，便是一个永恒的伤痛。时间流逝了，诗记载了她对人类依旧深切的关爱，历史也记着她在1967/1968年是越南崇正学校的校长。在时间里她等待，等待给过她无穷力量，也抛给她无限茫然。也许只有越南与中国知道，也许。

女儿玮玮的画，在诗集《一只白鸽飞过》里，留下生命美丽的线条，纯真的岁月与心灵。我在桂林见到了一幅母亲越洋的关爱，是一首最美的诗，而我在电话里，更听到了海洋深处里优美的童心，“当夜绽放如花”。

## 昆明诗人晓雪

他是我第一个在到达桂林漓江饭店，翌日早晨独自晨运回返酒店时，在桂林树丛路边远远迎头注目，后来也在会场内坐在我前面的第一个打交道的诗人。

个子高，亲切；不爱说话，老老实实的一个人。从他的诗作《竹》，看到了他的人文情怀，和他的高尚情操。

在离开漓江饭店时，他也与我、秋山一起共乘主办当局安排的巴士到桂林飞机场，才知道原来他就是第一个撰写艾青诗评《生活的牧歌》的作者，

而在“文革”时被批判的诗人。

他依然豁达，忠于生活，活出自己光辉的生命。

他认为：诗是爱和美的结晶。

诗不在长而散，而在简练、形象、集中。

不知是哪位诗人朋友向我说过。他是领导云南省文联付出巨大贡献的诗人。

## 莫善贤

著名女诗人傅天琳写给他的纪念册说：你的名字是我们作诗作人的标准，能做到既善且贤太不容易了。他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热忱的知青诗人。我是在中秋夜在象鼻山的漓江岸赏月会后走路回饭店时，并肩而行结识的诗人。他是广州某金融机构的高级经济师，多才多艺的他更是擅长书法的大家。他



王涛摄于  
吴岸画像  
前。

与我谈到诗的精简性的必要，我们还投入地探讨哲理性的短诗，从生活中撷取诗思，诗意。从他身上我发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生活内涵，生命的宽和深度。

他说正业是理性的金融业，而感性的美学艺术境界的探索，是内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和满足。

叙别的前夕，深夜里，我在他房里与他共同研究他的一首新诗。我们愉快的交流经验，各有收获。

## 籍忠亮

画家诗人 没想到会场中两旁悬挂着的栩栩如生的百家诗人水墨画人物描绘画像，竟然是出自这么一位年轻俊朗的诗人画家手笔。

我和秋山分别在马华诗人吴岸先生的画像前欣赏，摄取他那具有特色的画作。

他是名家，画过许多中国名人水墨画。早期学西洋画，中西合璧，独树一帜。我听到许多到会的诗人，在看画后，纷纷赞不绝口：了不起！

在漓江刘三姐号游艇里，见他现场作画，短短时间里，便挥就了一幅古诗人醉趣漓江之相，妙绝；落笔洒脱，意到笔到，神韵成竹在心，字迹很有自我风格。看他的画，如看诗，一首首好诗。

## 洪如冰

澳大利亚诗评家，现与夫婿居住在莫斯科，也撰写特约评论报导。

在她长篇论文《诗歌的炼金术》中，她提到拯救诗歌，首先是拯救诗歌

的语言。

她认为：诗语言隐喻确立了诗语言这样的基本品质、特征，它以超越推理逻辑的方式思维，它是存在于空间的立体语言模式，是非平面的，它具有语义在层次间的跳跃及语义内涵延伸的波域交迭。

她说常在夜间失眠，但见她虽疲累，却显现内在精神依然奕奕，执著于艺术的追求与探索。

## 英籍女诗人 郭南斯

一生在追求着生命的真、善、美和爱的艺术多面手，诗、书、画、演评等突出非凡。身在西欧发扬中华文化，有文化亲善大使之称。

她的英籍丈夫戴维斯，是中国文化的爱慕者。这位工程师是南斯的好伴侣。那天下午在桂林一公园，我在人群背后又看到了他俩形影不离，携手同行，一如菲律宾的吴新钿夫妇，海南岛来的邝海星夫妇，犁青夫妇，杨山夫妇……虽经历岁月流逝，一双手却常常牢牢地牵在一起，那人性的互爱与关怀，就是一首至真、至善、至美的诗了。我感受到，我深刻体会其中的美，共患难而不悔，不易啊！我是从痛苦中解脱过来的人。

她在论稿中这么说：诗人要有爱心、善心、对社会十分关怀才能写出感人心肺的作品，冷冰冰的只求功利的人最好不要写诗。

她认为：“诗人们应自由地写出自然美好的诗，而不必装腔作势去求名的”。她说自己的“痴”，是对创作的狂热，而且敢作敢为，不是要征服别人，自把桂冠带在头上。诗人与诗人应是最好的朋友，平等的朋友。

## 晓帆

一见如故。家乡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峇株的诗人，是汉俳高手。机智、灵敏，诗思奔涌，出手成篇。在香港社会里，竖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下海的诗人，一样不背弃诗神。

汉俳，三句，首七言、中五言，后七言，这短短 7-5-7 的格局中，精简，凝练，后一字可押韵或不押韵。

感觉汉俳一如晓帆：丰富的生命经历，艺术加工在有限的生命之中。

要写的诗人很多，都是那么杰出。想起贺敬之，刘章，银河系主编杨山、李瑛、20 集电视连续剧《给我一个火把——诗人艾青》编剧吴洪浩、吉狄马加、洪三泰、春华、熊国华、桑恒昌、陈忠干、柯岩、叶延宾、张同吾、李小雨、张诗剑、韩国诗人许世旭、陈剑、方然和芊华、史英，台湾的向明、澳门的陶里，泰国的岭南人、美国的王性初、夏威夷叶芳的父亲黄河浪；在桂林诗人交流会中认识的广西师范学院教师、诗评人年轻的张民、张利群教授、记者诗人刘春、警员诗人白志仕、《文艺报》文学周刊编辑胡军等人，在各自的生命成长中，翻卷着，盼他日再见，从诗海捞取美好的诗篇，读之震撼。人常久，诗心共婵娟。

(2000.11.25 完稿于渔人之家)

## 诗人诗语桂花香

### ——记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

/ 秋山

由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和广西桂林市人民政府主办，桂林市文联、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及桂林市作协承办的“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中国桂林市漓江饭店成功举行。出席的诗人代表非常踊跃，来自世界 17 个国家约八十名著名诗人与会，共同为国际华文诗歌的发展作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秋山与王涛应邀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图为他们桂林漓江饭店前留影，左为秋山，右为王涛。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成立于 1993 年，由参与“惠州西湖之春国际诗会”的 24 位海内外知名诗人签名发起，并于 1993 年 6 月 25 日经香港社团事务主任批准为合法社团。笔会联系的华文诗人目前已达 27 个国家与地区，并分别在深圳、惠州、中山与海南三亚市举办过四届笔会。

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选择在桂林举行，与这素有“山水甲天下”美誉的旅游胜地，相映增辉，令人向往不已。千禧年 9 月 9 日至 14 日中秋时分，诗人汇

集桂林谈诗论诗，明月底下，满街的桂花树酝酿出芬芳浓厚的诗意随处飘扬，正如桂林市委副书记汤杰女士所说：让世界诗人了解桂林，让桂林走向世界……我们深深感觉桂林正在跨步，正为世界伸出友谊之手，街道两旁“翻天覆地”的建设，正为五湖四海尊贵的客人，舞文弄墨的骚客，爱旅游的人士作出诸多的迎接与改进。

我和邦咯岛的王涛代表马来西亚出席该项难能可贵的盛会，并各自提呈了有关诗歌的论文：《马华诗坛璀璨的明天》和《诗与思的省思……》。与会的诗人来自中国大陆为多，此外美国、台湾、日本、香港、澳门、俄罗斯、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越南、韩国、澳洲等皆派出代表参加。著名

诗人有贺敬之、李瑛、洛夫、柯岩、高洪波、向明、吴奔星、犁青、杨山、熊国华、吉狄马加、刘文立、晓帆、晓雪、野曼、叶延滨、西彤、洪三泰、郭南斯、傅天琳、邝海星、梁上泉、陈忠干、张同吾、张诗剑、黄河浪、叶芳、洪如冰、潘郁琦、许世旭、尹玲、吴新钿、方然、史英、陈剑、岭南人、适民、雁翼等皆出席会议。

中国桂林广西电视台、电台、各报记者、诗刊、文学杂志派出多人进行采访工作，使到笔会场面极为热闹。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侧重讨论诗歌创作与发展，除了各地诗人宣读论文之外，也举行了笔会会议，文学交流，诗歌朗诵，诗人人像画展，书法挥毫，旅游漓江、桂林山水、芦笛岩，及参与一项别开生面的“象山水月度中秋”，欣赏中国各族文化表演歌唱舞蹈等，著名影星黄婉秋（《刘三姐》主角）与阿牛哥也在台上高唱山歌，悠扬悦耳，令人陶醉。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发扬与推动海外文学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出席的诗人汇集一起，互相交流，彼此在会上交换意见与心得，名片与书籍，大家都在千禧年新世纪当儿，负起诗歌创作的新使命，并迎向充满憧憬与挑战的未来，共同开创诗歌发展的道路，各地诗人皆对海内外诗坛的动态表示关心，并将互通讯息，开拓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写出更好更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充实世界华文文学的宝库。

中国著名诗人李瑛对中国新诗提出一些看法，他说：中国古典诗歌是经过了几千年时间才逐渐成熟起来，西方诗歌的发展和成熟也经过几百年，我们新诗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只有 80 年，算来还是一个年青的诗歌，我们不能否认它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我相信今后在比较宽松、祥和的大环境里，我们的诗歌会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变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

台湾诗人向明也在会上发言，他对现在的诗走向网络，自由的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几乎没有人可以驾驭，是一个没有人去干预的“乌托邦”；网络诗人已经不把诗歌写作当作文学的最高追求，而只是尝试各种各样的“玩法”，创造各种各样的“诗”，至于会不会被接受，他们觉得没有关系，只要自己过瘾就行。这种现象，将是今天诗歌创作产生混乱的一个原因。

诗人洛夫提出“天涯美学”的观点，他说：一个身处海外的诗人，不管他是自愿或被迫离开故土，他的生活形式起了多大的变化，他的创作都需要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持，否则他就像一个没有根的人，海外的诗人面对不同文化民族多元的交融冲击，原民族性与当地本土性中发生交错，反而比较容易超越狭义的民族性而发展的更自由、更独立、更广阔，呈现一种多元的景象。他可以把个人的情感和宇宙的胸怀凝聚为一股新的力量，使作品的实质内涵发展到一个高度，诗歌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冲突，因为世界性是民族性的扩大和提升。

香港诗人张诗剑主张华文诗坛要百花齐放，允许各种流派并存，才可反映诗坛的繁荣局面。他说不同流派的作品，均有优劣之分，不是新诗胜古诗，不是现代胜传统。他认为华文新诗应该“用古而不复古，师外而不媚外”。

美国华裔诗人宗鹰则对许多勤于写诗的诗人渐渐“消失”而感悲哀，他认为在芝加哥见面的著名诗人非马，诗思似喷泉，一篇篇诗作，一本本诗集，从脑海喷到报刊，喷到出版社，喷到书桌、书架，转眼有十多本。如今，非马的诗集稀少了，他向人们展示的不再是一篇篇诗作，而是一幅幅画作，一尊尊雕塑，一篇篇散文……诗呢？原来写了没地方发表，编辑说积压一大堆的诗稿还在排队！宗鹰对诗人的“消失”感慨万千。他主张诗歌回到生活，在生活中不断探索。

还有多名诗人发表专题与高见。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与诗人桂林当地诗人也趁笔会之便进行了一项“交流会”，会上多名年青诗人要求笔会采取更开放的尺度接受年青诗人参加笔会；当地诗人也对对中国诗歌受到不良诗风影响与设立国际华文“年青”诗人笔会的建议交换意见。

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为了促进海内外诗歌的发展与实践，将在不久筹备成立一个“基金会”，以协助国际华文诗人，推动出版工作，设立杰出诗人奖等表扬对华文诗歌做出贡献的诗人。各国代表皆对该项“基金会”建议纷纷表示寄予厚望与期许。

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各地诗人临别依依，没有特别安排的惜别会，没有骊歌响起，只有一颗颗热泪轻弹，紧握的双手不放，彼此赠言道别，希望明年（2001年），大家相约在中国贵州水市第六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上重逢。

我和王涛走访了广西师范大学后，挥别了桂林，挥别了满街满树的诗情，桂林山山水水像唱着一首美丽动听的山歌，向远方的朋友说再见！

桂林山水甲天下

(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华文学会于去年主办“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经已圆满结束。本刊征得主办当局的同意，特选刊高中组特优奖作品《古老咖啡店》、《老树》、《星星·心语·咖啡夜》)三篇，及初中组特优奖作品《复活的玫瑰》一篇，以饷读者。

——编者按)

## 高中组特优奖

昏黄的灯光在狭隘的空间内一摆一晃，利用仅余的力量婆娑起舞，深怕健忘的人群很快便会遗忘它的存在。移动着的灯影一闪一闪地映在冰冷的墙上，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犹如鬼神狂舞，处处透着莫名的不安。霉臭的气味混杂着咖啡店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令人恶心，也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清理了。当中可能还塞满了堆积如山的老鼠——大堆黑油油、毛茸茸、脏兮兮，死去已久且发臭的尸体。看来，他们很需要灯光的慰藉吧！

阴暗的角落里不知藏匿着什么，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直往我心底探索，一股阴森的寒气随之涌至，犹如死神驾临，把我的勇气赶得落荒而逃。我不安地移动坐姿，慑人的目光尾随而至，望得我心头发毛。我努力说服自己：一只猫而已，没什么好怕的！可是，不争气的

高启舜 芙蓉振华中学



# 古老咖啡店

双腿似乎要陪我唱反调，颤栗不休，鸡皮疙瘩不甘寂寞地出来凑热闹。最终，牙齿也撑不住了，彼此之间相互碰撞，蓦地敲起踢踏舞的节奏。

残破的桌椅在习习晚风的吹拂下依然稳固如昔，屹立不倒，但，老态龙钟的模样却让人有种饱历沧桑之感。真不知它们那瘦弱的腿可否支撑得住如斯沉重的压力？新涂上的漆料似乎想为它掩饰年华老去的容颜，

但，嘶哑的声线却把它出卖了。木椅不时发出嘶哑的嘎吱嘎吱声，犹如一个悲愤妒俗的老人正向生命哭诉自身的苍凉。一副风烛残年、苟且偷生的老人模样不禁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轻抚着大理石桌的光滑背脊，手指细心地沿着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斑斓条纹探寻，不禁对它的实际年龄起了怀疑。沉默寡言的它静默地站在风中，似乎不愿让我看到它隐匿的悲痛。良久，

它也没有向我发出不满的控诉。或许它早已习惯了以无言的缄默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吧！我强烈感受到它对生命的无奈愁思，真难以令人相信这只是——一张石桌对自身的执著。看着桌面上一滩一滩的茶水污渍，我开始耐不住好奇，想要从中逐一窥探它所见证过的一页页辉煌的史迹。过去的它必定也曾有过一番绚丽璀璨的景象吧！我情不自禁地沉湎在自身虚设的想像国度里……

一把年代久远的古董风扇把我自想像的国度里拖回现实。风扇，一把极古老、极古老的风扇，正以极缓慢、极缓慢的速度转动，恰似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临终前的垂死挣扎。浓厚的尘埃覆盖着扁平的扇叶，扇叶被长年累月的袅袅轻烟熏染成铜褐色，令人几乎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算是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色彩吧！扇叶在旋动之际卷起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对了，是烤面包的味道！这时候，我才发觉：原来自己已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没回来了。味道愈加浓郁，风扇似乎也对我怀着满腹敌意，拼命把香气挤入我的鼻孔，引起了我饥肠辘辘的肠胃的共鸣，向我发出凌厉的有声抗议。

我的目光寻到身后废弃了的旧式火炭炉的位置，鼻子也莫名其妙地酸了！小时候，店子仍然使用着旧式的

火炭炉。每日，老板熟练地把一个个面包削皮、切片，然后放到炉上烤两三分钟。面包在烤炉上被烤得香气四溢，引发食欲，害得我的唾液时常在嘴角边踟蹰，几乎淌下。通常，送上来的烤面包都有种独有的特色——表皮微焦、闪耀着诱人的褐黄色，并且带着少许火炭味。如今时代变迁，物换星移，火炭炉早已被烘面包机取代。老板说，使用火炭炉不卫生，也不方便，被取代是必然的事。可是，每当我吃起烤面包时，总是很怀念过去那种独特的火炭味，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烤面包的味道。可能是念旧吧！我心想，但，那种味道实在难忘！

壁钟懒洋洋地倚在冰冷的墙上，显得无精打采。是否厌倦了目前的生活，抑或为咖啡店的前景惆怅？左摇右晃的钟摆似有意和不绝于耳的滴答滴答声勾结，想把所有人催眠。时钟指针慢吞吞地循着常轨缓慢前进，但，她的速度却似乎比平时慢上许多。也许，年迈气衰的它已无力再动了！或者，它也害怕，若光阴流逝太快，自己也将步火炭炉的后尘，被他物取代？

一股雄浑高昂的声音划空而过，打断了我的思绪。“两杯咖啡乌……”老板运足丹田之气，仰天长喝，犹如晴天时的闷雷，天地为之

动摇。嘹亮的声音在空气中飘扬、扩散，自前院传至后院，再从后院传入厨房。老顾客们杂乱地分坐在各个角落，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噤若寒蝉。高谈阔论时，时事情报、政治内幕在他们口中被渲染得有声有色，天南地北式的闲聊也显得趣味无穷；静默不语时，时间似乎在空气中凝住。尴尬的沉寂气氛笼罩着整个世界，只听得喋喋不休的壁钟所发出类似梦呓的话语，以及苍蝇和蚊子躲在一旁窃窃私语时的悄悄话。万籁俱寂，报纸似乎忍受不了难耐的噤声，在被翻阅时拼命发出滋扰，终于打破了沉寂。

喝完了手中那杯咖啡，墙上的壁钟已响了八下。是时候回去了，免得妨碍老板打烊，我心想。于是，我贸然离开。临走之前，我回眸打量这家店，方猛然惊觉：原来自己对它并不熟悉！在过去的日子，我甚至未曾留意这店内一景一物的存在。

凡人总是期待美好，忽略平凡；殊不知平凡在某种情况下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正如弦月之美，正如——这家即将被时代洪流淹没的咖啡店！

醒悟吧！切勿让它成为一个进化时代中的牺牲品。不如，就趁现今它依然存在的时候，珍惜它！

## 高中组特优奖

月色昏暗朦胧，闪烁的繁星却是那么的耀眼，灿烂夺目。夜风宛如冰凉的水徐徐地吻着我脸庞。悦耳动听的音乐在耳边萦绕，隐约间夹着鸣虫奏成的夜曲。

我喜欢这样的夜晚。

一个人坐在落地窗前，



# 星星·心语·咖啡夜

享受着热腾腾，弥漫一室的咖啡香。我沉溺在宁静的夜晚，神色哀戚地仰望望着无际的星空。繁星中，一颗特别明亮的星星在闪烁，似在对我微笑。那抹笑容是多么的熟悉，让我感到亲切。看着它眨着眼睛，使我情不自禁，思绪也随着飘向远方，无法自拔。

曾几何时，沉思已成了习惯，尤其是在星光满天的夜晚。夜，总是轻易地掘起埋藏在我心底深处的那道伤痕——一个永远烙印在我心坎里的悲伤回忆……

自我呱呱堕地，她便陪伴在我身侧，可是却只有十五年一个月又十五天的日

子。六月九日，她离开了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没有住址的地方。每每忆起她，我总是睡不成眠，一颗心也因思念而寸断，令我窒息。

她是最、最敬爱的人：一个可供我肩膀哭泣、陪我欢笑、与我分享喜悦的好朋友。她的眼眸不若天上的星星般明亮，可是却莫名地让我对它产生强烈的信赖。她给予我关心、呵护和谅解，使我心灵上感到满足。对于她，将我捧在手心呵护是她这一生最大的快乐与骄傲。

我的生活旅程中一切的精彩片段，少不了她的陪

伴。无论我所面对的是成功或是失败，她永远都是那么地全心全意、那么地心甘情愿。成功了，她给我最真诚的祝福；失败了，她给我无限的鼓励。“胜不骄，败不馁”是她的金玉良言。她让骄傲的我看清事物的真伪；让我明了，一个人惟有在面对挫折后才学会成长，世上并没有天生的胜利者，而我最强的敌人就是我自己。她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踏上成功之道所须付出的代价，那就是无数的汗水与心血。

童年时期的我，顽皮又任性，叛逆的性格更加令她头疼。我喜欢惹她生气，与她怄气，然后……她拿着鞭



子追，我忙着逃。记得我十二岁那一年，自以为已长大的我总喜欢骑着“铁马”在村子里绕，速度之快往往让她替我捏了一把冷汗。她苦口婆心相劝，却被我当成“耳边风”。后来，在一次的“狂奔”中，我受重伤险些不治。在失去知觉前的一刹那，我模糊地瞧见一张焦虑的容颜以及那夺眶而出的泪水，还有……内疚与自责？是错觉吗？错在于我，她何以要自责？我住院的那一段日子，她日以继夜、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我。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逐渐复原的身子和她日渐消瘦的身体成了强烈的对比。我心生内疚，眼脾泛着激动的泪影，冲口而出的感谢与抱歉却在嘴边停了下来，我只能在心里“呐喊”。

我知道我每一次的顶撞如同在她心上狠狠的捅了一刀；我也知晓我的不如意会使她伤心欲绝；我更明白她在夜里的低声饮泣是为了我的将来。于是我努力学习，因为我要报答她，我要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误。终于我摘下许多成功的标志。看着她眼角隐隐约约地闪着似有若无的水晶，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成就，喜极而泣的欣

慰泪水。

依稀记得她离开的那一天，一个炎热的星期三下午。接到这有如晴天霹雳的消息，我的世界顿时瓦解，心跳仿佛停止了。我知道此时此刻，我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努力地压抑心碎神伤，可是那忧伤却是那么不受控制地由内向外散发出来，怎么也掩饰不住。不争气的泪水犹如缺堤的洪水浸湿了我的脸庞、我的衣襟。我痛哭失声，却无力阻止。

失去了她的依靠，我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去向，只能任风摆布。曾经我是那么地怨恨她狠心不告而别，带给我无限的伤痛。难道她是一阵微风，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而不带走一片云彩？难道她不晓得我的生命因为她的离去，已裂开了一个缺口，怎么也弥补不了？

午夜梦回时，总想起我俩一起喝着我们的最爱——咖啡，可是随着她的离去，一切已成美丽的回忆，咖啡的味道也因此变得苦涩，令我难以下咽。她的影子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狠狠地戳刺几下，心中的伤痛……早就散布在五脏六腑……。故人已逝，景色虽然依旧，却掩盖不了我凄惶惶然的心。我深知当日的怨恨虽已烟消云散，可是我内心的遗憾与懊悔，却仍是那么地清晰，因为我不曾珍惜她所给予我

的一切，我只会糟蹋她的用心良苦，而感谢的话语却不曾有过。

我惟有每日努力地、不断地想她、惦她，在每一个睡梦中给她最真挚的拥抱。我害怕时间和距离会模糊了我的记忆，照片中的她是那么真实却又遥不可及。她那双眸子散发出的无奈……令我惴惴不安。

“……为一个远去人而伤痛就像让一把无形的枷锁，牢牢地绑在身上。终日沉溺在伤痛里，并不是对她最好的报答。她需要有人记起她活着时的美好时光。美丽的点点滴滴可以证明她曾经活过，而且活得那么精彩。”读了这段文字，我眼眶凝聚起泪雾，然后我释怀了。我不应让她担心，更不应陪葬了自己。我知道她是天上最亮、最美、最耀眼的一颗星星，每夜都守着我、护着我。

逃避代表懦弱，这是懦夫的行径，自怜自艾并不是我的性格。我要积极迎战、对抗宿命、负起责任；我要运用上天赋予我的慧心创造一套属于我自己的生命哲学；我要学习用纤细敏感的心去体恤别人、关怀别人，作为我对她的一种报答。我明白世上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权利——在她伤害我以后。

生命中的过客是何其的



## 老树

想起故宅，就想起守在故宅前的老树；想起老树，就想起守在故宅里的老父。老树好比老父的良伴、知音。它在老父心中的地位不输给我这个当孩子的。老父有心事，总向老树自言自语，自唉自叹，也不曾向我倾诉半句。

其实，父亲就像那棵老树。老树为鸟巢里的鸟儿挡风挡雨挡日晒；老父为家奉献一生，为我消灾除难解千忧。

小时候，我看见鸟巢里的鸟儿长大后，展开丰满的羽翼绕着老树飞一圈，往辽远的天际飞去，我会感到羡慕不已。

“鸟儿去追求它们的理想，寻找梦幻的天堂！”我说。

“唉！一去不复返！”老父却总是黯然神伤。

年纪稍长，我因向往另一个国度的校园钟声，毅然负笈英国，远离家乡，告别故里，像那鸟儿般去追寻自己的梦，以便在更广阔更辽远的苍穹中自由飞翔。

“你就舍得告别这株陪你一起成长的老树？”老父指着老树问我。

那时，我并不明白老父的意思，但，盈眶的泪水却因离别的伤感而湿透了衣襟。

纵然晴空万里任翱翔，倦鸟必会思巢而返。在那段远扬的日子里，思乡的愁绪总是不断。那种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心情，就只有收到老父化成文字的叮咛才会稍为平伏。老父寄来的家书多是提及老树的点点滴滴。我突然醒觉，其实老父一直都把自己当老树，为鸟儿付出，为我付出。他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不会像鸟儿般一去不复返。只是，家书中的老树，是老父，还是老树？

寒窗三载，学成归来，我又重返故乡，回到了故宅。老树还在，昔日远别他乡的倦鸟也思巢归来了，像我。老父为此高兴，高兴老树终于盼到鸟儿归来，高兴他终于等到孩子归来。

多，可是却来去匆匆。我知道她是特别的，她是与众不同的。她的出现与消失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她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的缘分虽然已尽，可是那段曾经拥有的温馨回忆却是永恒的，在我心底缓缓地流过四肢。她对我的栽培与抚育，我永远铭记心中，还有她那慈祥的容颜、那双美丽的眼眸、那个她曾用过的杯子、那……

她的离去是我这辈子最美丽的遗憾。

我好想、好想对她说：“妈，原谅女儿的不孝！对不起，我爱你！”

夜已深沉，心中的愁云却散了。望着天上愈加明亮的星星，我的眼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回忆色彩。

我释怀了。咖啡已经冷透，却奇迹般地温暖了我那颗受伤的心。寂寞，我不再害怕，因为有了母亲的陪伴，永远的陪伴……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也毕生都不敢忘记那一天。那一天，我建议老父把老树砍了，因为老树枝叶茂密，遮蔽了屋内的光线，长久下去，必会损害健康。再说，老树毕竟老了，不再开花，不再结果，不再令我有留恋。老父听了这建议，沉默异常，暗自悲伤。母亲说老父对老树有深厚的感情，心中不舍。我却不认同母亲的说法。

经过几番省思，我才了解到其中玄妙之处。我想：

是否老树老了，不再开花结果，就不值得我再去留恋？是否有一朝老父老了，不再为家服务、挣钱，也就像老树一样不再令我留恋？是否老树遮蔽了屋内光线，造成我的不便，我就嫌弃老树？是否老父有一日老了，行动不便，妨碍到我的日常生活，我就像嫌弃老树一样嫌弃他？

唉！没料到，我这无心的建议竟刺痛了老父的内心深处，令他感触良深。我为自己的自私感到惭愧。我终

于知道老父对老树的执著，是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那株老树，不管是春夏秋冬都为鸟儿挡风雨；老父则一年四季都为我付出、忙碌。老树怕长大的鸟儿不要它，老父则怕我嫌弃他。从此，我不再提砍伐老树的事，也因此令我更加了解老父，我们父女俩的感情更加深厚。

如今，事过境迁，当我再次卸下繁忙的事务，重游故宅的时候，我总是感慨万千。老树依旧在，老父去何踪？这一次回乡，随着老父的逝去，我不能再与他同在夕阳下、老树下畅谈。

我想起昔日。

“又一只鸟儿飞去了！”老父指着远去的鸟儿。

“有朝一日，它会回来。当累了、倦了，展翅飞遍了宇宙，它会回到这株无怨无悔地等待的老树的怀抱里，再也不离去。”我安慰老父，望着夕阳的余晖，飘移的白云，还有那只远扬的鸟儿。

“老树好伟大！”老父依然望向远去的飞鸟。

“像父爱一样伟大。”我博得了老父会心的微笑。

如今，眼前虽然只剩下老树独守故宅的沧桑，可是，在我心中，那株老树却从未倒下，直到海枯石烂。

## 初中组特优奖



## 复活的玫瑰

唉，真烦呀！多闷热的午后。手中不停地做着令人生厌的家务，汗水不停地从我的额头沁出。

上天是多么的不公平！为什么同学们有洋房住，有汽车可乘，还有女佣人供使唤，而我却得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木屋，每天除了忙着做家务，还得照顾弟妹。为什么同学们的父母，都把他们当成掌上明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爸妈却不曾替我准备早餐，不曾关心我的学业，不曾担心我？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父母每天清早出门前，总是一直叮咛我要好好照顾弟妹，料理家务。但，他们从未过问我的功课应付得来吗？难道我不需要人来关怀吗？

我好羡慕那些咬着金钥匙出世的幸运儿。而我，自呱呱堕地以来，似乎命中早已注定要过着贫穷的生活！我犹如一只可怜的小麻雀，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们展翅高飞。而我的双脚，被可憎的绳子绑住了；我飞不高，也飞不远。怀着满腔的抱负，我无法在空中翱翔！想到这里，我愤怒地扔下手中的扫把，找朋友去了。

这些朋友可算是我的死

党了。她们总会在我失意时，借我一个温暖的肩膀，让我哭泣。她们会陪我寻找欢乐。我那起伏不定的心，立即平静下来。点燃了一根香烟，我狠狠地吸了一口，再慢慢地、缓缓地吐出，白白的烟，宛如雾，一圈圈在黑暗中跳起了一支舞。我再吸上一口，觉得身子轻飘飘的。我逃出了现实的残酷，找到了未来的梦。我瞧见自己穿着漂亮的衣裳，在月光下弹奏出我最爱的曲子。

林孜妮 芙蓉美华中学

烟，慢慢地散去，却又留下痛楚和悲愤，舔着受伤的心。我犹如一棵枯萎的玫瑰，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和水分，纵使有坚硬的枝干，也开不出灿烂的花朵。

这世界，仿佛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我讨厌呆在家里忙着做家务，我讨厌上学，终日被老师责骂，被同学讥讽！穷苦难道是可耻的事吗？我讨厌老师们，总是找机会批评我、抨击我。我只不过是没做功课罢了，何必这么严厉处罚我？我无助地呐喊！我与死党们开始旷课。不知何时，我爱上逛街。我喜欢无拘无束，大步大步地走在宽阔的百货公司，享受着冰凉的冷气。想到同学们正在汗流浹背地听老师讲课，我不禁发出会心一笑。

在喧闹的城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寂寞天使俘虏了我的心，恶毒的天使在蠢蠢欲动。突然，我看见不远处有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在烈日下售卖水果。那不是爸妈吗？火红的太阳像一团火球，在空中燃烧着。我瞧见爸爸用手背揩去从额头不断流下的汗珠。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他拉开嗓子边叫边卖。他喊得声音沙哑了，然而，只有两位游客向他买水果。笑容爬上了他的脸。但

我看出，那是苦涩的笑。爸爸是那么的无奈！他的神情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看见妈妈。她拖着那臃肿的身躯时而蹲下，时而立起。我看得目瞪口呆，有如被一根闷棒当头一击，如梦初醒。我转身就往归家的路上跑。我在路上狂奔，车子、行人有如排山倒海般地往后退。不多久，我累了。放慢了步伐，我让思潮随意驰骋。

方才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爸爸光滑的脸颊爬满了皱纹，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陷了下去。但，他的眉宇间却散发出一股坚毅的气质。他那干裂的双唇似乎有诉不尽的苦。无情的岁月，在妈妈的额头、眼角留下了花纹。昔日的美丽早已不知去向。为了家，他俩付出了许多。

后悔、内疚、自责……种种感觉咬噬着我的心。

“姐，今天没上课？”小弟吮吸着奶问道。我有种想哭的感觉，不满三岁的他，也察觉我的存在。我省思了一个下午。那到底是谁的错？想起爸妈的脸庞，我的心一阵抽搐。他们辛苦地挣钱，是为了我啊！老师们责骂我，也是为了我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努力地分析，那班朋

友到底是益友还是损友？她们不断的唆使我抽烟、逃学，荼毒了我的思想。我必须远离她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初中评审考试已迫在眉睫，我能应付吗？如今，我徘徊在十字路口，命运掌握在我手中。

“欣，怎么脸色那么苍白？是不是病了？”耳边传来妈妈的声音。我呆了半晌。这该不会是梦吧！揉揉眼睛，我的确见到妈妈站在我身旁。

“没事。”我咬了咬干燥的双唇，轻声地回答。泪水迅速填满眼眶，四周的景色，变得模糊一片。我真的错了。爸妈永远是关心我的，只是我没察觉他们为了我，在默默的付出爱。忽然之间，沉睡的心苏醒了，黑暗的世界被阳光照亮了。这世界并非我想像中那么坏。

花儿谢了，还会有开花的一天，石缝中的小草，是凭着坚毅闯出一个春天。我怎么连小草也不如？跌倒了能勇敢地爬起来，才是真正的胜利者！黑暗过去了，光明之神就会降临。

枯萎的玫瑰吸取了朝露，在朝阳中复活了，绽开着芬芳娇艳的花朵！

刘钦洲（春山）

（春山，另署余振之、石怀深，原名刘钦洲。曾任波德申中华中学华文导师兼图书馆主任及芙蓉中华中学华文主任、文艺主任。现为《华教导报》执行编辑，《燭火》文学季刊编委。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

## 一季可喜的收获

如果没有巫运才老师那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如果没有他那种“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精神，这项“散文赛”就不可能写下圆满的句点。

如果没有 17 所中学的老师的鼎力支持，如果没有爱好写作的同学的主动参与，这项比赛无疑会遭受“流产”的厄运。

参赛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内容空泛，文字拙劣；有的内容不错，文句却平淡；有的内容扎实，文采亦斐然。

不少题材离不开“友情”、“爱情”、“亲情”、“离愁”。但也有伸入社会的触角，如高启舜的《古老咖啡店》，揭示了一种“凡人总是期待美好，忽略平凡；殊不知平凡在某种情况下也有一种独特的美”的深刻哲理。

拟人、比喻反复运用，是其表现手法突出之处，笔触细腻而感情强烈。

描写“亲情”不落俗套、具有令人反思的积极主题的，是萧紫云的《老树》、简慧芯的《星星·心语·咖啡夜》、林玫妮的《复活的玫瑰》。紫云一开头就用了顶真，有气势；将老树和老父意象化，老树即老父，老父即老树，相互映衬，形象因而鲜明、高大。慧芯在文末才点出她所写的人物是“母亲”，这样的布局有“奇峰突出”之势，出人意料。玫妮文中那段“对父母在炎阳下干活的切身体验”，颇具感染力。

就沉寂多年的全森散文创作赛而言，这是一季令人可喜的收获！

（2000 年 10 月 27 日初稿，12 月 15 日订正。）



陈嵩杰 星洲日报森州  
区采访主任

## 写作生活化

有机会为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华文学会举办的全森散文征文比赛担任评审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不是不曾尝试担任过类似创作比赛的评审工作，但毕竟欣赏文章容易，审核参赛稿件又是另一回事。

这次的参赛作品那么踊跃，要选出优秀作品的难度自然提高，但也不妨把它视为一种学习的过程。在这里先要向刘老师说一声“谢谢”，有他的指点，我才能顺利交差，我所以能出任评审员，这是主办当局对我的“错爱”。

无论如何，从这次的参赛作品做一个总结，可谓佳作连篇，中学的华文水准绝不低落，值得热爱华教的各界人士感到庆幸。

参赛文章不少都与日常生活的细节、感受以及生活的波折有关。文章要有内容，当然脱离不了社会现象的反映、生活的写实、文笔的生动，才能使整篇文学创作有感染力，可读性高，普遍上还能引起共鸣。

写文章切忌无病呻吟，这是一般中学生常犯的毛病，把私人感情写得很细致，或者感情丰富的同学，可以把花草树木，男女生之间的感情写得很微妙，描写入微，但如果缺乏主题思想，不论文字写得多么优美，还是不能列入佳作之流。

感情世界不是不能写，目前中学生的思想应该属于早熟的一群，要写抒情文章，也应从多样化的角度去描写这个充满感情世界的一面。换句话说，除了具备通畅的文笔之外，文章应有创意才符合征求比赛的最基本要求。

试想，文章内容只局限在与社会现实过于脱节的个人感情世界，有多少人有兴趣阅读你的文章，除非作者本身是拥有阅历丰富的人生经验，个人观点充满智慧和启发性。甚至文笔生动有趣，就算文章题材很个人化，也一样能引起追读的兴趣。

我们不能苛求中学生有什么丰富的社会经验，但可从多阅读名家作品着手，也可以从资讯内容丰富的报章和网页吸取社会百态的精华，日久肯定见功，下笔如有神助，以上一点浅见，希望能与大家共勉之。



## 写作与提炼

许世平 资深记者，擅长评论，论文多次获奖。

对芙蓉东姑安潘娜芝哈女中华文学会主办的“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能获得良好的反应，甚感鼓舞，对年轻作者那种“文心隽发，妙手缀文”的精彩，甚感惊喜。

作家林语堂说过：“真正的文学不外是一种对宇宙及人生的惊奇感觉。”其实，写文章就是要能表现那种使人惊奇的感觉。

要写出惊喜，写作者就必须睁大好奇的眼睛，惊诧于宇宙间的万千气象和人生中的纷纭变化；或是怀着天真的情怀去与大自然交谈，将青涩人生的追寻，应和着天籁与人情，融为一体，才能化作涓涓文思，才能使常理的世界在文章中顿生异彩。

写作其实是一种提炼的艺术，学生的写作都是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经历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提炼过程，写作领域中的提炼孕育着作者在生活观察与认识上的深化，是写作者思想水平、文化素养与写作能力的综合体现。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其实就是一种不断概括、不断变形和提炼的过程，从而使虾的形象达到极高的美的境界；西方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画牛，最后达到高度的抽象的概括，它由外形逼真、膘肥体壮的公牛，不断删减，最后只剩下一条线构成的公牛。

艺术就是一种提炼，作家巴尔扎克说：“艺术家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大量的思想。”

创作就是将分散的、零乱的、无序的事物，经过提炼再创造，从而找出一定的秩序和规律，整理出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秩序，而此种秩序就是反映人们对真理的渴望与追求。

托尔斯泰说：“多筛选才能得到黄金”。就是那样简单的道理。在此，我希望在下次举办的散文创作比赛中，能淘掘更多具有生命亮色的散文精品，这正是我的期待。



## 缺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巫晓馨

歌声  
旋着风

飞舞

如出笼鸟儿

冲

破

横

空

真似假

假似真

歌 渐去

晚霞

带来稀疏几点星

鸟瞰

黑黝四周

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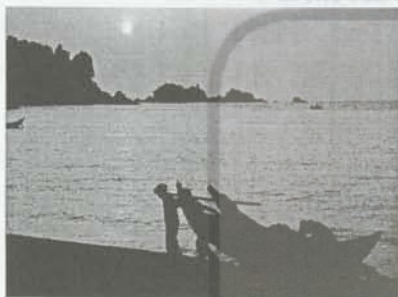
灯

光

青天

绵羊 奔驰

投影在草原上



## 没有太阳

波德申高级中学 郑康云

隔邻的魔咒效应  
天空随即白茫茫一片  
眼睛模糊 有眼无珠呵  
视线更是装载着问号  
蓝天白云何去何踪  
没有太阳 空间确是有点异样  
倒影虚弱地隐约起来  
凄迷的马来西亚 蒙了纱  
神秘中有迷惑 迷惑里有不安  
风不是故意却不经意刮起  
烟雾慢慢散去却有距离地飘来  
定居在我们的天空  
呼吸窒息 鼻与口抗议声四起  
纷纷锁上了白扣 拒绝一切问候  
天是苍苍 地也茫茫 人心亦惶惶  
有谁能把天空分界分隔  
企图在天空的渡口写上“闲人免进”？  
费尽人力物力 太阳依旧在原位守候  
何不突破迷茫空间 紧捉那一片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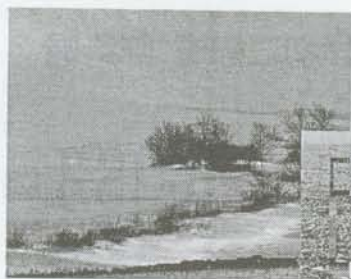
### 春山诗话

#### 《缺》

- 首节气势如旋风。末节，“稀疏几点星”、“灯光”映衬诗题《缺》，意在言外。

#### 《没有太阳》

- 极写“烟霾”之害——一个年年使人窒息的“主题”。语言过于散文化，须加锤炼。



# 同窗情谊

现在的求学生活过得比上班族的朝九晚五还要累，起码我是这样的。偶尔坐在轻快铁里，望着窗外蓝天白云发呆。若巧当天的白云像棉花糖的话，我就会想起小学的走廊、天空与飞翔的小鸟。奇怪的就是小学朋友的容貌，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小学六年同窗后，大家都分散了，没多少人有缘去延续这一段情谊。正是因为这样，我对小鱼与我的同学情谊不得不感到佩服。毕竟，十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啊……

说真的，从表面看起来，绝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出我与小鱼原来是深交。我俩的性格极不一样，这可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想或许是一种假象吧？因为我们在众人面前都各自建立着完全不同的形象，所以若是够细心，要发现我与小鱼的微妙关系是挺

困难的。其实，若回到内心深处，我们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这一点是我和小鱼都能肯定的，尤其是我俩优柔寡断、顽固、好胜、爱耍别扭的行为。曾经有人以不可思议的口吻问我们：“你们是怎样开始的？”我们就会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那样答：“不知道，不知不觉就开始了啊。”老实说，这问题我怎么没想过。

要形容我与小鱼的情谊，“若即若离”这个字眼是最贴切不过了。对好朋友来说，这种关系在一般人的眼中看来或许是不太好的，但这正合我俩的意，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整天黏在一起，深怕天天见面会很腻。小鱼曾经问我说：“其实你觉不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像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就连是泛泛之交都不像了，这也难怪别人不懂我们原来是深交。”我

说：“有问题吗？”她像是已经知道我会这样答似的说：“啊，其实也没什么，问问而已嘛，我啊，怕你以为我忽略你呢！”我开玩笑地答道：“傻鱼，我才不怕你忽略我，反正我朋友满天下呢！”小鱼多半给我气坏了，说道：“你……哼，简直就是不领情啊！讨厌，好心没好报。”

有点非提不可的是，我们俩之间有着一种不可思议默契。比如说我现在内心想些什么，小鱼多半可以猜到八成的内容了。只需要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些小动作，就能完全地传达我们的意思给对方了，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心灵上的沟通吧？能拥有达到这种程度的默契固然是件好事，但有时总觉得小鱼能完全看透我的心事，这种“赤裸”的感觉几度困扰着我，甚至是令我感觉到有点无地自容。不过，一生中又有几个那么贴心的知己呢？老实说，

我对我们俩之间的默契是感到很自豪的。况且，知道有个人非常了解自己，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

有时我真的不敢相信上天对我那么好，让我和小鱼相识、相知、相惜。时常会突发奇想地希望能写一本书来歌颂我俩的情谊，在书的第一页写下：献给小鱼，我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知心伙伴。这是因我对上天的这一份礼物感到实在有点受宠若惊，但是，这全然是真的……



芙蓉中华中学初二德班 陈绮娟

## 林明山上观日出

凌晨四时许，咱大伙儿一块儿起床，往林明山进军，前往那几座隐隐约约的山头。不消一小时，咱们一行人就登上了林明山。征服了小山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们个个振臂欢呼！

黑夜繁星如织，为黎明前的林明山绘出一幅美妙的图景。我独自躺在平地上欣赏着天上众星的絮语，享受着躺在云海上至高无上的妙感，也让微带凉意的山风抚摸我的脸，确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但却令人心旷神怡，精神为之一振。

这时只见云端深处，太阳升上来了，万道金光普照大地！

当我们好不容易睁开双眼时，那一轮火红的太阳便在眼前。闻着沁人的芳香，怡人愉悦的大自然合奏曲，还有眼前的最佳景致，令我仿如置仙境。

### 〔评语〕

切题、文笔顺畅；写人、叙事、议论等等的安排都非常妥贴，没有令人感到突兀。这是本篇的特点。

黎美雪同学有写作才能，又能掌握了一定的技巧，这是可喜的现象。如果她能继续努力，相信会有更好的成绩。

——甄供

### 〔评语〕

这篇习作，原题是《日出》，刊出时改题如上。

写文章要切题，不可离题太远；题目的拟定，不可空泛。这是写作时应特别注意的事项，可是这往往为初学者所忽略。陈绮娟同学的原作，也有这个毛病。所以刊出前，我们就把与题旨无关的段落删去，使之精简。

陈绮娟同学是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的。如果她能紧扣题旨，以自己的视角来写在林明山上观日出，且写得细致一些，相信会精彩的。

## 我理想中的世界

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倚在窗前发“白日梦”，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所以“幻想”能够让我得到一些心灵上的满足。

曾经有人问过我：“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我立即简单的回答他四个字：“十全十美”。

我理想中世界里，没有斗争、不平，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安宁。那儿的屋子很“奇怪”，有的形状像花，并且发出花香；有的则像蘑菇，矮个子的，专为一些长得较矮小的人而设。

那儿的天空蔚蓝，河水清澈见底。鱼儿们摇摆着它们的尾巴，自由自在地嬉戏。它们不必担心会游到人们的嘴里去，因为那儿的人们是素食主义者。小孩儿们有时还会跳到水里去与鱼儿们作伴呢！

每到傍晚时分，天边常会出现美丽的彩霞。一群少女们便会结伴坐在软绵绵的绿茵上，奏起动听的音乐。有一些少女更唱起歌，跳起轻盈的舞来呢！她们那五彩缤纷的薄纱在那晚风中飘扬，有如从天而降的仙女般，让人为之动情。偶尔，一些青少年们也会与她们共舞，构成了一幅幸福美满又浪漫的景致。

然而，现实生活中又哪有这样的幸福景致呢？人们只懂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追求物质生活，忙碌得喘不过气来，哪有时间与你共舞呀！

唉，真向往那美好的“天堂”，真希望在宇宙间的某个角落里，真的有那么的一个世界！



巴生兴华中学初二和班 黄如宁

## 〔评语〕

黄如宁同学  
笔下的“十全十  
美”的理想世界，感情  
真挚，富有童趣。

——甄供

## 鸣谢

本刊陆续收到各地文友、热爱文学人士、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名录后（恕不称呼）：

吴明丽	RM20	王涛	RM300
尹维明	RM50	（王涛令尊辞世，诗人节约丧费献金）	
苏利萍	RM200	吴东升	RM50
陈世雄	RM100	广昌机械公司	RM100
沈月燕	RM30	巴生天茗肉骨茶	RM50
沈月甄	RM100	廖伯谦	RM100
谢鸿生	RM100	赵秋萍、吴宥谒	RM100

# 编辑后记

/ 编者

本期《烟火》有三个专辑：

### 1. “方修专辑”

为配合董教总教育中心今年十一月间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特约金晴、杰伦、网雷三位文友撰写专题文章。这个专辑，还收集方修近期著述、诗歌等，以及吴岸有关方修的两首诗。

### 2. 南大校友会主办第六届微型小说赛优胜作品选刊

此项微型小说赛，参赛者踊跃，现已圆满结束。主办当局于去年12月10日举行颁奖礼；入选作品已收集出版，书名为《2000南大微型小说选》。本刊征得主办当局同意，特选刊前三名优胜作品，以飨读者。

### 3. 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赛特优奖作品选

这个专辑在“小荷才露”专页。我们征得主办当局同意，选刊特优奖作品四篇，即高中组三名，初中组一篇。并附录评审员评语，以方便读者参考之需。入选作品已收入《全森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优胜作品特辑》，去年10月间出版。

除上述之外，本刊各栏如小说、散文、诗、评论、报道等等的作品，可读性很高，请读者自行品味，不再赘述。

# 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在桂林举行

## 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于去年9月初在桂林举行。



图为开幕时的全体照。



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会场一瞥。



马来西亚南大校友会主办“第六届微型小说征文赛”前排左起：杰伦、孟沙（评审主任）、邝毅昌（工委会主席）、甄供柏一（爱薇不在图内）。

后排左起：欧阳励强、李福生、李文有（工委会副主席）、刘培胜、陈庆地博士。

我国年轻诗人秋山（右一）和王涛（右二）应邀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图为会议期间他们与台湾著名诗人洛夫伉俪摄于桂林漓江饭店。



胡姬花  
许心伦



海滨（水彩）

张耐冬